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序

孫鵬初遂初堂集序　湯顯祖

以貌窺神精彩氣色

漢儒疏五事以水爲貌而屬火於言誠不能無槩乎是今夫木之生其所以長潤森好恢塊曲折者大氐水之爲也極焉而措之爲薪火以傳火者木之神明也而言者人之神明言而有以傳傳以久則神明之所際也雖然顧可以忽貌乎哉人之貌也明瞻剛柔成然而具文亦宜然位局有所不可以反置脉理有隧不可以臆屈

远頗不習

稽其神明有至不至其於貌也無不可望而知焉國
初大儒燊咢之文無所敢論迨夫李獻吉何仲默二公
軒然世所謂傳者也大致李氣剛而色不能無瘢何色
明而氣不能無粟神明之際未有能兼者要其于文也
瑰如曲如亦可謂有其貌矣世宜有傳者焉間者文士
好以神明自擅忽其貌而不修馳趣險夷驅使稗襍以
是為可傳視其中所謂夾置而臆屬者尚多有之亂而
靡幅盡而寡緼則之以李何其於所謂傳者何如也然
而世有恍之者焉華容孫公鵬初憂之歎曰李何於斯
文為有起衰振溺功王元美七子已開弱宋之路日已

流遁。長此安極。且吾先公四世文林、剞量二公、爲法已
久、不可以失而公又早負才志、入讀秘籍、出視省奏、淹
於今昔之故、隱而益文、嘗欲總史傳聚佳畧、起唐虞以
來、至勝國、效遷史體爲紀傳之書、而因以檃括十三經
疏義、訂覈收采、號曰儒藏、嗟夫公蓋通博偉麗之儒矣、
至其爲文封奏志序記牘歌詠、引繩步尺、取衷厥體、勃
溢者勢、而延豫者情、卬切者聲、而流蓰者致、賅此五者
故幅裕而蘊深、公之所以爲文也、蓋江漢洞庭、爲水淵
鉅、足以滋演文貌、而鶉首祝融、爲火雄精、足以顯發神
明、然則公之文爲必傳、傳而必久、李何七子之閒有以

色鮮語濯 濯

處公矣

王李重小題文字序

時文字能于筆墨之外言所欲言者三人而已歸太僕之長句諸君燮之緒音胡天一之奇想各有其病天下莫敢望焉以今觀王李重文字殆其四之而季重以能爲古文詞詩謌故多風人之致光色猶若可異焉大致天之生才雖不能衆亦不獨絶至爲文詞有成有不成者三見時多慧裁識書名父師迷之以傳注括帖不得見古人縱橫浩瀚之書一食其塵不復可鮮一也乃幸爲諸生困未敏達蹭蹬出沒于棘試之場久之氣色漸

亦何暇議尺幅之外哉二也人雖有才亦視其所生生于隱屏山川人物居室遊御鴻顯高壯幽奇怪俠之事未有睹焉神明無所練濯匈腹無所厭餘耳目旣吝手足必蹇三也凡此三者皆能使人才力不已焉才力頓盡而可爲悲傷者迬迬如是也若李重者五歲遍受五經十歲慫爲文章二十而成進士蓋一代之才也而天亦若有以異之者大越之墟古今冠帶之國也固已受靈氣于斯而世籍都下徃來燕趙閒起禹穴吳山江海淮泝東上岱宗西遍太行歸乎神都所遊目天下之股脊喉顚處也英雄之所躔美好之所鋪咸在矣於以谷

心神紆眺聽者必將鬱結乎文章而又少無專門承學之間靈心洞脫孤遊皓杳發爲貴公鉅人所賞聞所未聞出見少年裘馬弓劍旗亭陌道之間顧而樂之此亦文心之所貽佇也身復發迹曾無諸生一日之憂名字所至贊歎盈矚故其爲文字也高廣其心神亮瀏其音節精華甚充顏色甚悅渺焉者如嶺雲之媚天霄紬焉者如江霞之蕩林樾乍翕乍辟如崩如典不可迫視莫或殫形大有傳疏之所曾遺著錄之所未經者矣嗟夫以一代之末而絕三者之累若此不亦宜乎其爲古文詞詩歌又何如也雖然才士而宦業流通亦無以周世

物之容而既以當塗令高第爲郎矣復抑而命靑浦靑浦故屬長卿所治縣也長卿既以此出大越名天下而季重書來乃更以歸休讀書爲懐夫季重固已讀書矣凡爲若談者當亦有不盡其才之歎邪然則天之于季重誠若有以異之無已也夫

合奇序

世間惟拘儒老生不可與言文耳多未聞目多未見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識相天下文章寧復有文章乎予謂文章之妙不在步趨形似之間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狀非物尋常得以合之蘇子

瞻畫枯株竹石絕異古今畫格乃愈奇妙若以畫格程之幾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界施數筆形象宛然正使有意爲之亦復不佳故夫筆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證聖自非通人誰與解此吾鄉丘毛伯選海内合奇文止百餘篇奇無所不合或片紙短幅寸人豆馬或長河巨浪洶洶崩屋或流水孤村寒鴉古木或嵐烟小樹蒼狗白衣或彝鼎商周丘索墳典凡天地間奇偉靈異高明古宕之氣猶及見於斯編神矣化矣夫使筆墨不靈聖賢滅色皆浮沉習氣爲之魔士有志於千秋寧爲狂狷毋爲鄉愿試取毛伯是編讀之

吳越史纂序　　湯顯祖

赤城劉生集春秋吳越事爲書甚具而數以意相繩引甚嚴書似可以傳無廢獨有感於吳越之際兵之所繇吳越江湖間其民氣急去就頗輕泰伯虞仲被髮釆藥蠻荆荆人悅之因以爲君厥後楚漢時吳芮保聚江湖間人亦因而君之雖其俗易敎便亦其民性不重去就也故曰吳數有反氣起淮南至百粵修短不一姓然大勢可睹矣皆速大而疾亡絕無關河延傳重靜之意傳曰兵妖由人輿泰伯兄弟三讓至悳其後闔閭等兄弟叔姪以國爭相殺無已時如此則謀臣子胥必入子胥

議論极奇轉折多出意表

入必霸而有越有越則西子必入西子入必抉子胥之目而食吳王之心越必有吳司馬氏有八王而氐羌入氣常然虺虺勢吳爲喉越爲尾爲國則必相圖此亦延陵季子王子搜所以不願爲君耳范大夫似有道術存吳而去亦未爲不存越也因生有奇漫而及此知我者其云然邪

岳王祠志序

越有忠佑祠者在臬司焉祀宋武穆王岳飛也司故王宅王亡以爲太學元以爲司而祠王其東祠宋孝宗之爲也祠志爲冊六凡王所自爲文與其時至于今所以

榮哀王者盡是梓而存之司虔拜王祠下者貌而既其實云王之勇于忠孝其天性然斯志也其以資世之感愴流涕指髮豈有間然者哉予獨怪王以大將之才爲戰將之用而用益以不終當時無將將者然則若肅代之將李郭可與曰韓蘄王可以並郭而王賢于李高宗之資不能爲肅若代亦其勢然蘄王逸而鄂王拘非鄂王勇而蘄王智也鄂拘蘄乃逸蘄逸而鄂之拘不免矣肅代雖疑其臣不得而誅之外多大藩帥或以爲名如李司徒召之不來矣終不能有加焉王之不肯爲李亦勢然也或曰王何不竟滅虜而朝附於人臣出境遂事

之義此不然也觀金起時其君臣父子叔姪將相之間皆意念深毅經畧雄遠非可猝猝乘弊而竟者且其時諸將並欲詔還王以偏師濟乎夫王以歸而死得爲世所哀憐徘徊而遣王之爲王未可知也王所謂進退維谷者與嗟夫有高宗以其宅爲官故有孝宗附其官爲廟王爲人不可知神而後知之也（亦無不可知）雖然孝宗時而王在猶之不能用王蓋孝之不能爲代亦猶高之不能爲肅何也徽高在高與孝雖有志勢皆有所不得行若使徽得幸蜀高孝爲親父子高摠國而孝撫軍滔然無疑畫河南北之地以與諸將所克王收其全以侯此亦高孝之

知命二字甚大任天下事莫大于此

所欲爲也勢不能也嗟乎古今相弔豈惟高之於王而已哉予志而悲之聊以告後之將將者

奉別趙汝師先生序

宗伯吳趙公以徵且行一時卿大夫正人在南者皆喜有言于予者曰趙公世所謂大人也必爲政予曰子何以知趙公大人也曰江陵相知公者也今兩相其里之寄焉者也皆以正言有逢其怒莫有逢其覩守道于今能逆世而立者必大人嗟夫亦未旣于趙公所以爲大人者矣公嘗謂予曰吾見所謂人矣其名也偶以出一言正見一節奇已而起則泯泯然而爲官凡若此者皆

細人也予所不爲爲其官不忍不爲其事爲其事不忍不爲其人言之莫有聽焉以吾行可也是故自公起至于今凡是數徒未嘗一言其官或言天下利害不少獻其無細人之心也已而吉水鄒君三出南趙公非公又謂予曰鄒君名則益高矣而國重傷吾之非必且又然矣益高吾名而重累國非吾意也吾意不欲行予俛然歎曰公言及此大人之心君臣之義也雖然公其行矣大人之行于天下也時三代之法諸侯士大夫世其國家餘子得習其政士無境外之志至春秋時有之所之不如而可以去故有異邦有父母之邦參相往也今一

父母之邦而已未有少不如意而得去之者非其勢亦
非其情古惟如彼其地分其所生人有賢者則相爲重
至于天下一則大矣視士若廣矣其勢不得不輕古惟
如彼其士皆世家相親有賢有相爲下而相爲待也今
則天下之人矣有政而此不爲則彼爲之矣夫大人者
其心常有以自寬誠不拘拘焉以政爲然非政莫爲也
後之時亦未遠于今之時也何以言之古惟如彼其封
內有士易以見法有讓而士益以見矣後雖有大人急
不得而知於其君其知也必且以相非其得則其君之
待人也夫以待人而知大人宜不忍爲然則以相其可

也今可以相而知之時也若猶不得存其身且可因而存其言言而從即其身爲之不從雖不忘爲天下之心而我無逆也嗟夫孔子亦大人矣於季桓子而可時也其行於魯之事亦無所信然則孔子固未有行于魯也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其不已何也曰吾五十而知天命矣則可以耳順而從心前此亦未知天命也有不然之音則逆其耳有不可之形則立其心以此爲不惑蓋人道也旣知天命則天下之故皆有以然矣曾何足以逆吾耳而立吾心即未有所行其道固已行矣如此則爲其官而名不益行其身而國不傷天之道也非大人

以寛急辨人才王伯亦快論

不足以致也嗟夫以趙公之爲大人而予又遊之久最知然所以望之知命而已天下事可盡言哉

滕侯趙仲一實政錄序

佐王之才常寛而取伯之才常急非有相反其時與地固然寛之無妄以紐猶急之無宜以縵也蓋昔桀紂之法胥亡而亳鎬之法常在伊萊旦奭之輔固得以從容而鋪悳義敖翔而登太平及其時天下已定法制已信風俗已成如是而誅之如是而賞之俯仰之間益可以休然而無事矣幽平之後先王雅頌之制衰靡無存諸矦相攻幷敵者先亡勢不得不急法而治時則伯才典

焉齊管仲楚吳起秦衛鞅三人者其著也大致亦周官正地比受官成畫一于經畧會計之意而急持之歸于富強其國曰誅殺不必則令不信不信則不行如是則國弱令不行雖有地力不可得而盡也如是者國貧貧則事雖小不可舉事雖小不可舉則是與亡國同也是故用人者急持其國而用以富強如晉文公之伯晉子産之存鄭皆是也後世諸葛武侯以用蜀而王景畧以用秦至王荆國以用宋而效異者何也勢不行也伯者審勢急可以趣其國不可以卒治天下國狹吾之所得急為天下大非吾之所得急為也如以王公自治其縣

青苗固效專之方岳則均輸方田無不可者專之邊郡則保甲保馬無不可者何也勢所得爲也是故舉天下而急爲之安石不能用宋取一國而急爲之趙仲一可以用滕今且語天下以滕公之政吾嘗以於越長上計過滕時公上事一歲耳大祲之後人大相食公爲乞漕粟大府錢施其民問公庾庾中無如也徐起與我非去更三年而再計止滕待公不能得見後堂主籍者約視其牘積逾乃至羨贏三千穀踰六萬斗啞然而駭曰是何與之暴也主者曰公所費修治公私署堠禮際惠振收恤士民爲民贖子婦所亡失立芟舍牛種以業流集

者復不在是乎益異之移以富一國又何國而不遂以富乎還而謂滕人公何以至此對曰凡田賦影避盛則有所逋而後期公奮議度田上下相傾動恐喝不可而公輒已單騎從所在父老行度之名其田有倨而撓者公故怒容渥丹奮髯眉相抵撓者行避去故壤則而賦平不比而爭輸羨若鏤一錢以上率以糴故異羨而粟流又公深民桑柳有籍數去縣十餘里要人孺子戲折其四五樹闔捕之償十五栽而後止罰必而先貴故民不犯所在賦飢人粥治堤河皆獨身馳數十里察視墝夜暴露不少休故民無歎而不怨衣褐食稗而宮館馳

俎豆詠歌之節必明以清故民儉而知禮語未卒予
憮然而歎曰此伯才也乃先公行爲載其牘長安以示
執政張公張公曰此固當以節鉞盡其任幸少須且以
御史行邊專屯田鹽筴開塞之事可也已而事移官止
吏部郎以廉梗訐激執政不可復簪罷官去嗟夫人有
如此才能盡之于法而不爲盡何也用非其才也今夫
以貧弱之滕三年而纍富誠委之一二大鎮其行法蓋
臣三年當不異滕富強之效所求于臣者重而所求乎
人者輕然而終無亡敝之憂者固將曰天下已定風俗
已成法雖有所緩失亦未見急之能爲患嗟夫言治滕

者異矣皆以公才且老而非當急才之時不幸而可悲然以予意之公雖進不得如管葛諸公圭臣一心光贊盛業退猶免于吳起衛鞅刻厲之禍其亦幸而生于王者之世矣

惟清者貴逐之舉業之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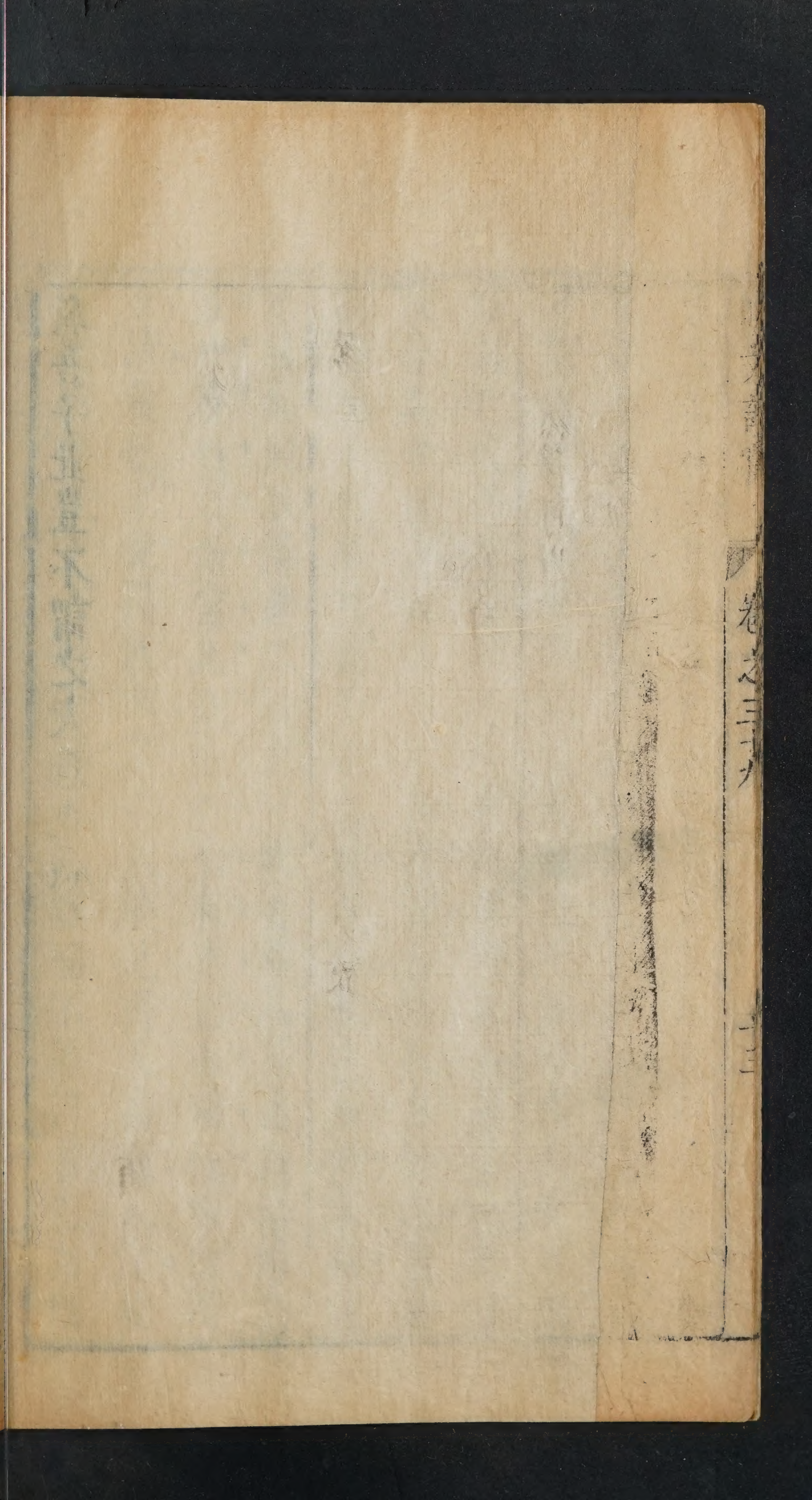
題辭

湯許二會元制義點閱題辭　湯顯祖

人之愛子甚于愛其身度其身常智度其子常愚此其故何也予弱冠舉于鄉頗引先正錢王之法自異其伍已輒流宕詞賦間所知多謂予何不用法更一幸爲南宮首士最而好自潰敗爲予心感其言不能用也庚壬二年間制義不能盈十比杭守貳監利姜公奇方迫予明聖湖頭令作藝巳近臘而逾春卒卒成一第去久乃悔之予力與機可爲王錢而遠之者亦非命也生長子蘧年孟舒早慧因以所常悔者望之取　國朝省會諸

元作定爲正清側清之目示之兒遷曰何一以清邪予曰萬物惟清者貴元骨皆清十之三不能無側者耳此目隨遷亡去欲更目之仲大耆曰元多時貴人或以側爲諱巳之時季子開遠方學秇求可爲法者予敎之曰文字起伏離合斷接而巳極其變自熟而自知之父不能得其子也雖然盡于法與機耳法若止而機若行錢王遠矣因取湯許二公文字數百篇爲指畫以示湯公止中有行行而常止許公行中有止止而常行皆所爲正清者也不從橫氣來不從橫襲見得天高而人深故法聖而機神此予之所遷延流離而不能得者也而以

敎吾子、此豈不謂之大愚也哉



养生可以差交

書

舒司寇　湯顯祖

吾鄉在晉明憲末乏邇負闗軟明公晶晶雄雄殆欲爲後生所仰接手書諷以方壯宜近老成人今滿朝闘氣者多惡少今幸以爲戒無與親受教無量竊觀先師有戒壯在闘而衰在得蓋血氣有餘宜受以不足不足又宜受之以有餘自消息自補引亦觀其生進退之義也如此然後可以觀民諸言者誠好事中多少壯盖少壯多下位與物論近與老成更歷之論遠相與黨遊而執政之遊絶故其氣英既不習於事又不通於執政之情

名位輕而日月長去就不至深護或以此自憙議隨意生風以羽成鬭誠有之未足爲定也而諸老大臣又多不喜與少年郎吏有風性者遊物論旣寡所得又進而與執政親熟其恩禮宴笑因知其所難物盈而慮周中多眷礙如井汲且收不復念瓶羸也故傾朝中尊卑老壯交口相惡莫其此一二年餘人各有心明公以諸言事者多惡少正恐諸言事者聞之又未肯以諸大臣爲善老耳以不依當之與其鬨而兩傷不如交而兩成諸少年宜上遊於諸老領所官學時觀而勿語以深厚其器而須厭成諸老亦宜稍進諸年少好事者挹其盛氣。

没自壯自補無爲執政者所柔因以益知外事蓋不佞竊唯以血氣損益相補之誼年少之資資於老成人猶老成人之資年少鬪在不得得在不鬪二也交而用之以二爲一益朝家以鬪啓壯者之用而壯者故自以不鬪資衰者之用朝家以得懸衰者之用衰者又能以不得資壯者之用而後知老與壯交相成也惟血氣未定好色之遊老成人正無所資之耳如聞更有所近夫亦知好鬪之禍烈於好色正不知好得之譏深於好鬪耳不佞言若反然衛公九十餘求戒卿士自稱小子未知臧否誰投以桃報之以李區區有云感於睿聖報李之誼

其間不能改寸

知門下不爲謊言撫手一笑

答呂玉繩

承問弟去春稍有意嘉隆事誠有之忽一奇僧貽弟曰嚴徐高張陳死人也以筆綴之如以帚聚塵不如因任人間自有作者弟感其言不復厝意趙宋事蕪不可理近支之紀傳而止志無可如何也

謝陳玉壘相公

閣下會昌啓運大錄凝祥虹玉早見於天而克岐克嶷星壘代明於地而有馮有翼殷禮配天平格有陳伊陟周常載日忠貞若曰君牙帝乃聽于在西儼三垣之上

相泉所居而共非况百里之微郎擬附鳳而巻阿之車馬何多欲登龍而積水之風雲自少至如某者匡中朽垤鑫外寒流高掞天庭已識淵雲之秀低廻世路彌沾蜀日之華山木歌其不知澧蘭思而未敢三年待臯爾庭身素食之懸一念好賢王室世衮衣之敬在戔戔而莫展庶斷斷以如容

答馮永安

天之生才多少遂亦有以置之弟才少官之易而安兄才多官之難而危東吳不已徙而南溟努力士非短長坎坷無奇非數遷不能所所在有迹君家敬通豈不遇主

豈非曠材而至擯里恚婦泣子兄猶能忼慨斷兒女色赴崖瘴縣差爲遇於敬通耳儲襟如葸雉幸好馴之

答錢岳陽督學

門下天姥開其壇場日鑄生其鄞鄮自領洪都之學出乎潛而見龍爰登辟水之臺起于飛而振鷺可謂琹瑟絲竹登魯辟之清聲珪璧佩環下梅梁之古色邇乃星展郎位參非斗喉舌之司江海池陽正南國股肱之郡起新知於物祖眷舊德以人師若小兒聞遠方當舞象之年敢附雕龍之世而亦拂其總角引以礜髦雖豫章之生七年材不材而出地得夫子之墻數仞步亦步以

氣槩

窺天夫豈聞其無人必小子之有造若云幸哉有子慰愚父之亡聊心底厲以弗諼意扳援而靡及恃父子家人之愛愿公族國士之知三事爲期萬年以祝

答趙夢白

天下皆知明公爲龍可與雲雨終不敢擾而用之疑非人間物終不可近耳顧彼亦無雲雨天下之心誠有之即似龍如弟輩必且祈卜而致之封固而迎之拜跪而候之庶幾以類得雨而後送歸其處況如門下眞龍者哉聞公隱于酒酣暢高歌甚善承問索弟時義於仲文兄處不知弟衰時時病苦不復留意此道近日三尺童

妙論

子能之第其抉掠絞擾其細已甚亦如數年中奏疏詳讓之流耳公子高才俊氣能爲文章須爲其大者弟近號甕翁乾而不出無由更睹清光悠悠天水徒廑思存

答馬心陽

南臯書來慰弟云茫茫海宇遂不能容一若士倘若士此身又不能容一海宇即便爲所弄矣此語雖非其至差足醫人亦足轉奉兄破麼爲笑

答石楚陽中丞

弟流覽時事常有概於卜式之談縣官有隱能者宜輸力富者宜輸財閒公以文武兼資秉鉞乘障爲國力臣

楚陽蕪吏贈人惟效油詩草何得有幣相贈

身爲世指便宜率妻子耕種牧畜逐什一商賈之利致富。廱灌輸助邊今並以精力罷緩心計迕錯無能有所墾蓄向麾下少致升斗粟寸鏹助軍市牛酒萬一而猥以破俸厚貽顏拓無用之人此其人曾不能與牧豎同短長而輒敢靦顏再饕不幾怙愛而頑無節度之甚者乎誦扇頭報章五六十明珠瑟瑟然從肺肝鑽激而出必非餘人所得懷袖者古歌但得一心人何用錢刀爲原貺返璧篤誼中心藏之矣

答張夢澤

門下鏞采南維宧機非極出蘭陵而結綬揚秋馥於清

[illegible]味針指

風臨渝水以鳴琴寫春融於白雪士民久芾乎甘棠賓從鄰輝於玉燭至如不佞偏州浪士盛世遺民可爲大夫枉登高而作賦又聞君子曾過庭而學詩予雲之心尚玄世皆譏其寂莫萇弘之血未碧天不鑒其精誠自分地阻人偏殘藝二兩之蠡簡何悟天發吾覆快睹三辰之龍旗斐然足音燦其物色大臣之度休休若自其出吉人之詞藹藹如見其心旣愛我甘敢自愧其雕飾言采其苦必無弃于葑菲謹以玉茗編紫釵記纅緩以前餘若牡丹寃南柯夢繕寫而上問黃粱其未熟寫盧生於正眠蓋惟貧病交連故亦嘯歌難續空垂愛日感

冰以測寒願借長風獻指節而知短未展登龍一念乃煩良馬三之恭承大製久紘誦於諸衿奉揚仁風甄謳謌於片楮名香挹荀令之氣廉金須陶徑之資感公度之隆施慙寸私其匪報

寄張聖如鹺使

觀人者醉之酒以觀其恭予之財以觀其廉今所試於門下者非衆醉衆濁地邪石門之歃夷齊比心門下當有道處亂積氷奮飛未可量也庾嶺南枝時勤夢想惟益堅氷雪以候春陽

答王霽宇制府

雅

珠厓可擊捐之徒以屈漢公卿銅梁既開長卿所以喻蜀父老人言不足中旃信而見疑公度有餘外且存而不論國巴允文允武康純孝純忠至如不佞清時弃士僻壤餘生見武公代有司徒願附緇衣之好聞召伯王命乃祖喜傳圭瓚之文顧後進而當王公之前纂組難通於錦水匪先容而居賓客之末絲蘿乃寄于松潘敢云續千賦之心何當動百年之感一語爲知九頊鳴謝風雲路斷無由沾公旦一沐之榮雨露天寬庶幾賡吉甫萬邦之頌

答門人吳芳臺船使

爲人稱身處脂膏不能自潤若未處脂膏何言清也吾弟此其時矣海剛峰在南盡裁官吏費共至二千餘不佞見而知之魏見泉在邊歲節互市費積至七萬餘以爲修堡之資不佞聞而知之二公卒稱名臣吾弟市雖小不妨以大人自爲也宦東粤者淸濁皆易見吾弟勉之

答馬心易

三惠良書闃然不報此時男子多化爲婦人側行俛立好語巧笑乃得立於時不然則如海母目蝦隨人浮沉都亡眉目方稱盛悳想自古如斯非今獨撫膺矣偶記

兄欲我長歌撥悶扇頭奉爲撫掌之資眼中人如陸太
宰何可更見右武居會城終不甚適一丘一壑乃可著
吾輩耳

答李乃始

僕年來及致仕而世弃已久平生志意當遂湮滅無餘
獨丈每見有暱僕之色每聞有賞僕之音僕萬有一中
不無私念秋柏之實枯落爲陳偶有異人過而餂之曰
此不死之餌也則必有采而畜之以傳其人者而自度
清羸恐一旦爲秋柏之實不能不倚丈爲異人也獨自
循省爲文無可不朽者漢魏六朝李唐數名家能不朽

皆其今文
說洪水
大

者亦或詩賦而已僕於詩賦中所謂萬有一當爲丈不
朽者過而與之文章不得秉朝家經制彝常之盛道旨
亦爲三氏原委所盡復何所措言而言不朽僕極知俗
情之文必朽而時官時人輙干之不置有無可如何者
偶爾爲之實未嘗數受朽人之請爲朽文也然思之亦
無復能不朽者比來人才未有聽睹才識如丈年纔不
惑㢘其圖之僕觀館閣之文大是以文懿惪第稍有規
局不能盡其才久而才亦盡矣能令作者能如國初宋
龍門極其時經制彝常之盛後此者亦莫能如其文也
習而卷之道宏以遠誠知且朽猶欲逾於莫之示而無

所聞者

疏

陳邊事疏　張棟

題爲邊事懷憂效忠無策縷陳愚款以冀一得事臣念臣棟謭淺無似荷蒙　皇上拔置兵垣則邊疆之事臣旣以身任之矣頃因人言之承　遣閱視則邊疆之事臣又以身親歷之矣一時閱視諸臣率皆借箸持籌以還報而臣獨未敢置一言者蓋深有見於邊事之難言也無過戰守和三端而已言戰則兵何在乎馬何在乎可徒手而搏否乎言守則恃有險乎恃有人乎可堅壁而待否乎言和則和且貳拾年餘矣和之害至今日而彰

彰較著矣臣固不忍不言而猶不敢輕言卽不敢輕言
而終不忍不言願緩頬于　皇上之前臣欲首　請罷
和先後諸臣之　請罷和者屢矣和竟不可罷何也當
事之臣懼　皇上也懼言者也　皇上聖明神武照臨
在上懼之也宜何懼於言者則有說焉和之議始自嘉
靖中而成於　先帝末年已貳拾餘年於此封疆之吏
咸借此爲躋崇躐要之階　廟堂之上若倚此爲久安
長治之計戰守機宜棄置不修懈弛至今而廢弛已極
一旦罷和虜狠如狼必張吻而入屠城戮地萬萬所在
不免言者不羣起而歸咎之乎當事者之持不肯罷臣

固知其非得已也但臣伏枕而思心血已竭如能苟且目前養寇禍國而不與其變則和可無罷議念及於他日之禍當必有按劍而起不俟崇朝者盍嘗備查和之始議謂當假此羈縻姑緩其入犯一年不犯則有一年之成功兩年無警則有兩年之實效但得三五年寧靜而常勝之機在我矣今奚嘗三五年耶而常勝之機何在爲今日計必曰虜强我弱未可輕罷自今伊始務力修我備真足以制其死命而後和可罷也嗟嗟此即始議云耳人情不激則不奮不懼則不思不逼危亡則不能輕死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儻

特和幸虜之衷耳

欲借和以修備必文武將吏下至厮養刑餘無一人非
忠臣義士而後可不然一念偷安勇者可餒一人易心
舉者可墮今日以與明日明日復與明日更貳拾年其
禍不知又當何如也故和在今日欲罷則罷愈後愈
不可罷矣和罷于今日其禍必慘今日不罷而俟他日

要說破

其禍且有不忍言者矣此何待智者後見邪臣是以欲
苛 請罷和而臣又知其言之必不售也無已則願議
啟邊之令願議損軍之令以為和耶可乎我既與虜和
而邊將倖功邀賞貪利釁自我發是誠啟邊也若虜入
搶掠而我殺之安得謂之啟邊惟二十年來兢兢然恐

壞和議以故虜殺我我則無禁我殺虜則有禁虜且窺見我意恣情狂逞一入即搶一搶即盡沿邊軍民仙手不敢與敵閒有操守等官稍爲白眼虜復挪揄之曰爾能抗我我能中爾以罪遂皆相顧披靡而任其狂逞若奉驕子可憫也亦可恨也願自今破此令無論邊將無論邊氓有敢殺虜者虜至聽其剸刃即盜馬劫帳亦可無究虜或責我渝盟我獨不可妄對如彼所謂稍帶人口所謂誤殺漢人乎虜日犯我不責其渝盟而我欲渝盟即恐自失信義臣之所未解也虜之入犯而不能收斂不能堵截因被殺戮是誠損軍也若與對敵而致有陣

下安得謂之損軍惟二十年來第幸邊疆無事以故虜之入犯利于隱而不利于報利于縱敵而不利于交鋒急即剝軍以媚之而未敢有一人彎弓相向者故壯士之心奪材官之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願自今破此令無論大犯小犯一以提兵出塞為上不得以未奉軍令為辭倘事在卒急雖先發後聞亦無不可奚止全師取勝者可當上功苟能鼓勇爭先即或有所損傷亦宜置而弗論若必東之科條損一人也傷一馬也皆可罪也竊恐淮陰將兵終無是理而欲責諸今日之邊臣臣之所未解也臣為此言似乎戾于和議而不知正可以保

全和議、和議不罷、則臣之所願無逾此矣、夫和一不罷、邊事必不振、因循三年、又當閱視、而臣則欲　請罷閱視、夫閱視奉有　先帝明旨、本因虜酋效順、恐邊臣弛備、故因此警惕人心、振舉頹廢、且臣以匪人、業已承此遣矣、又何爲而　請罷之、亦有說焉、臣惟自往閱視、而欲　請罷閱視也、閱視之始、差大臣矣、未幾而改科臣、又未幾而改按臣、又未幾而改　命臣等九人、分道以出、一噴一醒、而終不能保其後之不廢弛也、且閱視者、責在糾察、不在修舉、事已廢誤、雖糾察亦奚以爲、臣所至閱報冊則八事、無一事不修舉者、及按而查之、則八

事無一事不廢誤者將一一而求之乎將一一而寬之
乎間有飾虛之極目不忍視至于拊心浩歎而卒亦付
之無可柰何也臣是以知閱視之臣不能爲邊事效也
誠得實心任事者分置諸邊方假以便宜踈其文罔使
之積日累月次第修舉一年責以一年之成功兩年責
以兩年之實效不啻如始議所云者則又安用此贅差
以滋好事者之口耶苟邊臣不得其人雖歲一閱視月
一閱視月一閱視亦何益矣臣是以欲 請罷閱視而
臣又知其言之必不售也無已則願議敘功之例願議
罰罪之例以爲門 乎所稱邊臣以身繫封疆之

重有鋒鏑死亡之憂故論功行賞當倍于腹裏迫和議成而桴鼓不鳴刁斗不擊矣則姑就八事而課之謂能着實修舉者有勞績斯可比照擒斬議賞而後漸濫觴者何也以擒斬有可憑而修舉無所據也然修舉之跡難據而修舉之念易明虜至而不能戰不能守其驗昭昭矣今日冒上賞明日濫崇階此何說耶稍不如意又以爲非鼓舞邊臣之道也臣惑之願自今破此例果有實心任事不務粉飾者自當有超異之擢一歲九遷無嫌于過倘止于尋常職業無所廢墜而已則亦人臣終事之義何以當異功責厚報哉此例不議則閱視一行

僅足爲 朝廷市 恩賚爲邊臣徼陞賞安所稱警惕人心之道也功與罪不當並重邪一勸一懲厲世磨鈍正藉乎此而自和議旣成往往有勸無懲矣所謂踵襲舊套搪塞誤事即照失機擬罪其嚴乎顧二十年來未見有行之者何也可以負 朝廷而不可以負同類也甚至掩敗爲勝文罪爲功下以欺上外以欺內駕虛飾僞恬不爲怪即欲一一攻其僞而發其幽人且以爲望之深求之急而非所以養 國家和平之福矣臣惑之願自今破此例在竊鈇召旋投杼致謗者雖誤罹法網正當特爲昭雪以伸公論脫有狥私蔑公欺 若誤

臣情罪得實者何妨重處一二以昭 憲典臣區區疏官
奪職不足爲懲也此例不議則閱視一行僅可爲邊臣
文有過而不能爲 朝廷明有法安所稱警惕人心之
道也臣爲此言似乎過抑邊臣而不知正可以振起邊
臣閱視不罷則臣之所願無逾此矣夫臣 請罷和又
自俯而爲敘邊損軍之議 請罷閱視又自俯而爲敘
功罰罪之議非臣之上願也臣又知當事者不能罷和
而或可從敘邊損軍之議不能罷閱視而或可從敘功
罰罪之議亦非當事者之上願也時也勢也蓋兩難也
則臣因是而復有說焉前人立法後人守之此論其常

用心人

也法之將敝識者補之此無妨通其變也今之時勢倘有可通其變而不當泥其常者乎臣以爲八事有當更議者矣八事有當增議者矣兵馬錢粮非八事中最爲喫緊者耶所謂積錢糧豈徒稽查盤驗之謂也考諸原題謂嘉靖中虜歲入犯兵馬防秋變主爲客其費不貲自與虜和而各邊兵馬各守信地客兵糧餉日有月積月有月積三年一閱試閱其所積幾何故不曰查錢糧而曰積錢糧積之字義可深思矣乃今訛以傳訛漫不知原疏之旨原疏不云乎戶部年例逐年處發不得短少每年防秋畢日節省過錢粮另項收貯以俟閱臣查

缺糧有出籍無入籍更不止此矣

閱今之年例扣數而發業已無望其贏餘而民屯兩運節年拖欠動以千萬欠一分即少一分那東補西借此抵彼目亦不給又安從而節省之也軍士月糧有三四月未支者有十數月未支者有一兩年未支者什五枵腹而愁千夫頓足而歎其窘迫無聊之狀有目者皆能覩之而開造支册猶繫以節省之名甚至傅會其詞以爲比上次多積若干是何舛謬一至是哉其在今日臣謂不妨明言錢糧缺乏但當苦心思所以節其流而防其匱且軍餉云者軍之餉也不係養軍不係秣馬而一槩動支此不可申其禁乎閱視者毋以有存積爲功而

如此則閱視不可少矣公蓋激而欲去之也

以無妄用爲功則慶乎節省者非虛名而有實際矣所謂練兵馬臣亦考諸原題謂兵馬不練與無兵同今既與虜和則 國家閒暇可以不時操練故有大操小操合操分操之說而又責成各道躬親監督與各將領一體賞罰今無論各道即各將領有能念及于兵馬者爲誰蓄能念及於操練者爲誰三年閱視張皇下操僅僅一列營一布陣費金錢之賞而已臣不敢責人先自責已所至未嘗不操也其兵少不成行伍者未嘗不按册查點也籍之而名姓依然數之而肖貌咸在持鍪挾彈銜轡就羈所見孰非兵耶孰非馬耶若曰是兵也是馬

也驅之當虜臣不敢信也即臣冊內所具實在精壯亦不過一時較閱似勝于儔匹云耳今之兵馬豈惟不練正謂無兵此非邊臣之故也和議成之也其在今日亦不妨明言兵馬單弱但增馬增兵必先增餉無米求炊空言奚益曷不就其見在者而實操練之次第革補革一老弱即可增一精壯革一遊食即可增一控弦姑舍是而求召募召募亦老弱耳亦遊食耳惡在其為精壯邪二事為八事所先臣是以獨詳其說而　請更議約束申告邊臣謂當及今改絃而易轍者也若乃所謂修險隘豈徒以耀觀美侈載籍已哉垣墻實足以為限堡

塞實足以自全誠靜制動逸待勞之道耳而不謂其流之弊至于藻繢粉飾虛文相勝有難以枚舉者其最可笑無如壽山福海幾副花眼垛頭幾千萬箇皆稱險隘具入報冊不知何益于實用即無益于實用猶可言也乃有創築一城創設一堡費帑銀竭民力以獵取功賞者則尤可恨矣蓋惟以修險隘爲功夫安得不藉手工築以報功也所謂整器械貴在多乎貴在用乎誠得其用何取于多而流弊相沿以多爲勝遂致有捏報虛數動計萬千而察之實未嘗有者展轉流傳即經管官員非知也即看守庫役亦弗知也其報稱軍置民置者虛

數尤多卒遇有警又請置造甚且假置造以委用其私
人而因之以叙功行賞則尤可恨矣蓋惟以整器械爲
工夫安得不藉手置造以報功也臣竊以爲修險隘無
足言功必被虜而收堅壁清野之效是之爲功整器械
無足言功必臨敵而收攻堅擊銳之效是之爲功二事
先該戶部條奏行臣覆議臣以另疏奏　請謂當亟行
更議者也若乃開屯田蓋實粟塞下之意法非不善也
顧地利不同民風亦別無論各邊即一鎮而自難以此
例彼矣此或開彼或不可開彼易開此或不易開相地
之宜寛民之力斯公私兩利之道而惟原議以多開爲

功。則遂相率而報開彼此爭勝所報雖多熟者什一荒者什九强泒軍餘領地納糧在正軍則有扣抵而已在餘丁則有兊支而已。以致屯軍日窮而屯地日益荒屯地益荒而屯軍又益窮。爲法之敝有難盡言者　請自今毋徒以多開爲功。倘有虛報開墾致累軍餘賠糧者仍論其罪此今日之屯政所當更議者也若乃理鹽法蓋飛輓助邊之意法亦豈不善哉顧邊地遼廓客商憚遠而不至土商消乏而無人則僉報富民爲商籍名在官泒引徵糧其貧不能獨支者又扳報子戶衆擎共舉甚至有一引而累及數人者引雖不滯如累民何故利

仁人哉

奸細別名

在而民自趨之其引不滯眞不滯也法在而民不敢違之其引不滯非眞不滯也　請自今毋徒以引不滯爲疏通倘强之通而不惜民之累正所以爲罪則今日之鹽法不可不更議矣若乃逆黨云者謂如丘富趙全等從虜爲逆所當用計解散也苟無其人何必具數而乃支離牽合漫取降人及通丁等報入冊內臣初閱報冊多者百人少者數指以爲眞從逆者也試呼而問之皆在營軍士耳或因其被擄逃回或因其偶通夷語遂謂之逆黨況已造入兵馬之數而又報爲逆黨一人兩見順耶逆耶此一事也臣謂當更議必係從虜爲逆卽

如今板升等夷脫能招而捸之斯誠哉其爲散逆黨也不然事屬欺罔　請坐之罪可乎若乃胡馬云者始謂以馬爲市假此羈縻虜酋而我又資馬以爲用數果多收爲功乃今所市之馬已一無可用者徒有市馬之名實以馬價委之溝壑而已且以其馬分派軍士抑伊月糧抵充市本各軍朝領而夕斃所得不足以償所失軍日以貧虜日以富虜以垂斃之馬耗我養軍之需我賤有限之財易彼無用之馬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凡事中猶然以收胡馬論功豈不大謬耶臣閱視固鎮雖無市馬而聞諸各鎮閱視者備言市馬之害臣是以謂當

更議昔也馬有用則以收爲功今也馬有害　請以不收爲功卽不能不收然必減于原數者爲功浮于原數者爲罪此一事也似與原議相反而實今之時勢不可不亟反者矣猶未也先年各邊撫賞歲有定額所未定者宣府一鎭耳果能堅守原額而弗逾何至扣軍糧扣馬價以塡漏巵耶惟虜酋之貪得無厭要求無巳邊將格于和議恐帀不成而有罪則不得不私增于原額之外一歲所增又爲來歲之額而虜之貪得如故要求如故不得不又增于所增之外日增日多而無能神輸鬼運以探諸私囊也剝軍媚虜職此之故矣今歲閱視者

旨奉有　明例斟酌定擬即宣鎮亦已有額謂當一體遵守倘不能守今日之所定而復如往日之私增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耳故闕視不罷則叢撫賞當爲一事無論其取諸官取諸軍但有私增即抵以罪雖增八事而爲九事亦何不可猶未也各邊經制先定於嘉靖四十五年至萬曆九年重定且刻成會計錄似可永安而弗變矣顧先今時勢不同終難拘之以畫一之法倘欲執其初定者而必使一無增損既扞格而不行然則任其隨時增損而盡失夫初額則又非定經制之意二者皆不可以爲訓今歲闕視者出已該戶部題

准申明限制即未必遂可據為定規大約已有定數三五年間臣固知其無甚變更也今而後但遇閱視之期一定經制之額制額既定守而勿渝若旋議旋定旋增旋損則又安用經制為哉故閱視不能則定經制當為一事酌議必當持約必堅倘以虛文相應有罪無宥雖增八事而為十事亦何不可再照閱視之例三年一遣九邊三人而今歲醜虜寒盟適當三年之期遂有九人之遣臣棟謭淺無似幸隨諸臣後退勉報 命而於心終未能慊然是以有此陳 請伏念稽覈貴詳而不貴數三年之期似不必泥也遣貴得人而不貴求備三人

閣公作此疏半月乃成真實經濟手措哉斷人

九人之數似不必定也。誠得其人。則當如今歲臨時請遣。似不必拘以衙門也。誠得其遣則當如今歲便宜從事。似不必限以完期也。諸如此類乞　勑該部酌議停妥務使閱視不爲空行以維和議不終誤　國則邊疆幸甚臣棟幸甚緣係邊事懷憂效忠無策縷陳愚欸以冀一得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太之惓惓於國本如此

早定大計疏

伍袁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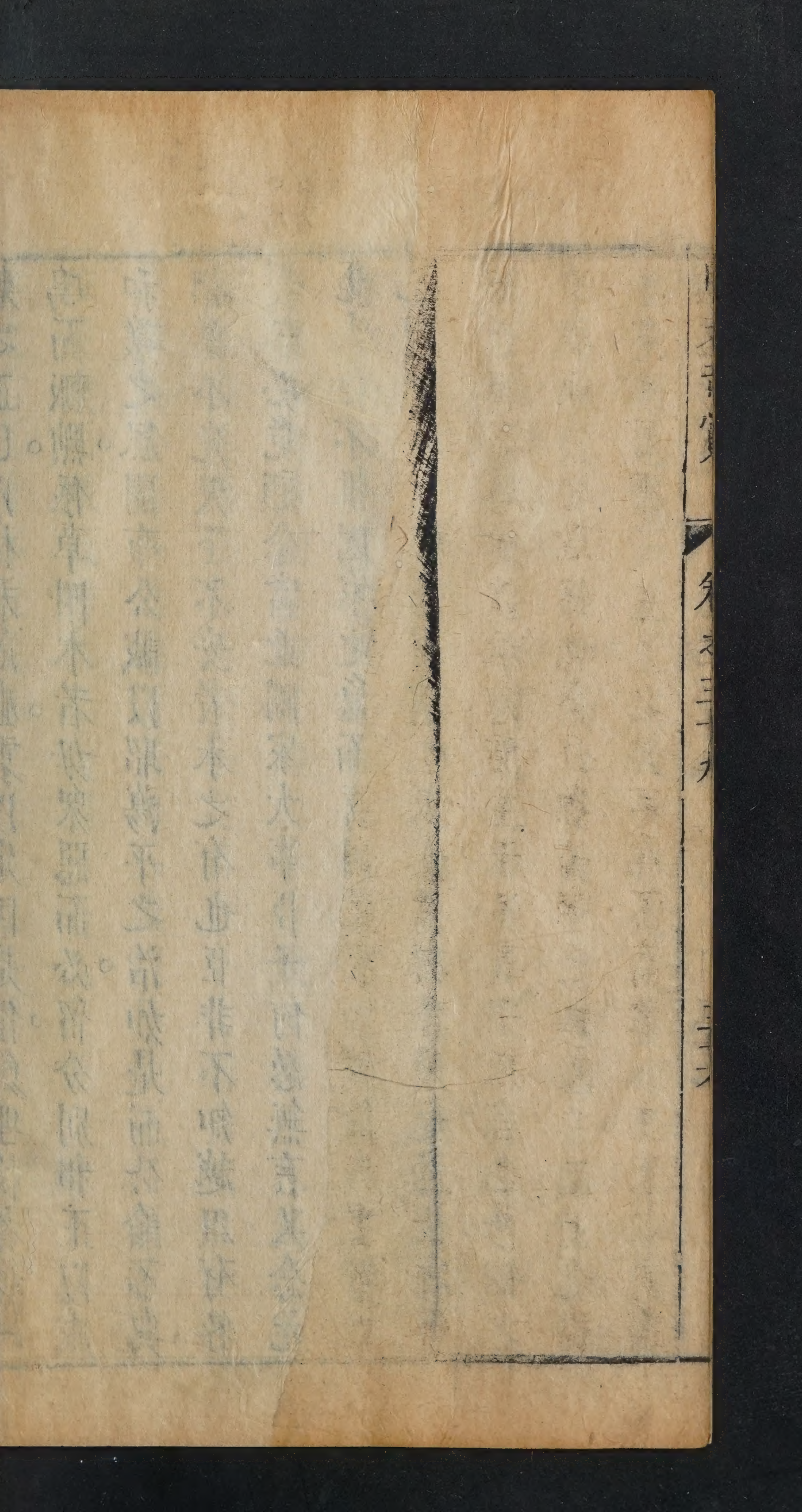
爲懇乞　聖明亟召輔臣早定大計以安　宗社事臣于前月接邸報大學士王錫爵具疏求去蒙　皇上慰留褒以忠誠且云自有深意欲召之而見商量國事使之安心愼毋疑阻臣莊誦　綸音御見我　皇上之待首輔眞如股肱心膂形體無隔又如家人父子情誼相通有君如此其忍負之錫爵宜何如報稱也臣竊思之皇上注意之深莫若　元子方今國事之大莫若冊立而慰安首輔之心俾無疑且莫若冊立　元子且首輔

之忠誠　簡在素矣而輿情未協煩言日滋不曰逢迎則曰阿狗疾佞之無已何也則以其一出而誤　宗社大計也首輔亦因此省愆念咎期收之桑榆而回天未能曠官可恥不去奚以自解此其心之所爲大不安也此其至再至三而懇辭也　皇上旣欲安其心而不早正元良之位其何以安之當群臣之交章請也　皇上悉置不納而一旦有面見商量之旨豈非愼重國本謀及宫闈不可也謀及近倖不可也獨斷于宸衷而容决于宰執乎　聖意誠深矣大小臣工欣欣焉翹首企足而望者至殷切也今首輔出而供事亦多日矣　皇上

旣不聞召見首輔亦不聞請對臣甚惑焉將玉體未平
少遲清問抑所謂使之安心者止以高爵厚祿縻之耶
則首輔去而復來之謂何辭而復出之謂何而僅僅爲
爵祿縻也臣以爲冊立之事一日不定則首輔之心一
日不安即首輔或能安之而不可不止赧顏就列其若
天下後世清議何君臣相遇自古爲難首輔受　皇上
特達之知非千載一時耶而竟以始謀不臧不獲展厝
一事籌畫一策方且以身爲射的爲禍梯不亦可惜哉
夫爲錫爵一身計猶無足惜獨　明旨屢易而不信
儲位久虛而莫屬外議紛紜人心惶惑則臣之所大恐

也然則速賜面見早定大計非徒安首輔也實所以安
宗廟所以安　社稷所以安天下之人心也關係甚鉅
故臣願　陛下之亟圖之也抑臣又聞之唐虞之際不
特臣戒君君亦戒臣故都俞稱美無忘吁咈之規喜起
賡歌猶切惰隳之儆君術明臣道得也後世人主御相
有溫諭無戒詞其始也禮貌極隆寵榮極渥且爲之逐
言官排異議以安其心卒之時移事改剛者滅宗柔者
覆餗能全始終恩遇者幾何人哉以是知寵利難居高
位疾僨而儆戒相成之義胡可廢也伏惟　皇上以堯
舜之君自待亦以堯舜之臣待臣時召公卿輔弼而戒

勉之正已以格君心虛衷以定國是借劒埋輪者皆一
鳴而輙黜。依草附木者。毋衆惡而必留。分別邪正以底
和讓之風。開布公誠以昭蕩平之治。如是而公論不與
相業不光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臣非不知越俎有咎
嬰鱗必危顧念當此國家大事臣子何忍無言又念元
老大臣不惟國家之急而喜同惡異漸履前人之覆車
也乃敢披瀝悃愚冒瀆　天聽臣無任隕越恐懼之至



[illegible]相公答書曰今已步步努力敢以一塞責可謂高

上首輔書　伍袁萃

萃也聞之小臣畏罪而不敢言大臣持祿而不極諫此國家之大患也頃因三王並封之　命在廷諸臣相顧駭愕共懷杞慮引經據禮而爭者疏且數十上矣然而正論未伸　聖心難悟　新命雖寢　儲位仍虛萃以為此大臣不極諫之過也汲長孺有言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斯言也髯鉉之藥石廟堂之箴銘也今公卿輔弼之臣受　主上之祿不為不厚矣　主上之爵不為不高蒙　主上之恩遇

不爲不渥休戚與共綱紀是資而當此國家大事宗社安危所係天下理亂所關曾不聞伏青蒲而泣諫叩玉堦而固爭默默容容以爲持祿之計僅以公疏塞責而已引矩專稱于文靖補衮希覩于仲山孝且坐視二三小臣與逐而去也胡顏之厚耶夫　主上之所改容而禮貌者大臣也則　主上之所傾心而聽從者必大臣也大臣而不能格君心定國本又誰望焉恐焉用彼相取譏良史矣雖然此猶槩而論之也閣下負天下之重望荷　明主之殊眷其絕襟而來也先國家之急而後其親也八袠之慈親尚且後之而肯逢君以邀寵哉

柰何徒知從　君之命爲順而不知立　君之子爲順

徒知並封三王爲將順之忠而不知冊立　元子爲匡

救之忠迨迫于公義乃始以錯誤自居也嗟乎此何等

事而可以倉卒錯誤耶安社稷于俄頃定變故于須臾

古人大手段多自倉卒間見之而閣下不爾耶萃聞大

臣處人主骨肉之間危疑之際讜論師石大夫而稍有

遷就則中立貽譏婉詞法李鄴侯而少有迎合則獻諛

蒙誚閣下之心中立耶獻諛耶必不其然而迹則近之

矣茲雖言錯言誤也其誰諒之昔漢高祖之惑戚姬也

羣臣不能解而卒悟于四皓之一見唐高宗之立武氏

也舉朝不肯從、而竟決于李勣之一言、何則心有所獨信。機有所獨契也。今日之事。 主上不博謀于諸老、而獨謀于閣下。不顯論于公朝。而密論于私室。蓋國有蓍蔡、非此無以決嫌疑。定猶豫也。當時閣下能以正對。不占險而占易。不卜僭而卜信。則 宗社大計一言定矣。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而直為此遷就迎合也、惜哉惜哉、卒之 前星懸而失耀。王邸虛而莫屬。暫止耦國之嫌孤裹可以不賦。終存抱子之逼。兔走未為無爭。閣下處此安得晏然而已乎。或為閣下計者曰惟有去而已、萃則曰、閣下可以徒去哉、去就係一身之輕。而 冊立關

國家之重閣下之入京也以力請面君為第一義其入閣也以力請建儲為第一義萃嘗陳之左右而茲且兩失之前時天下所為延頸企足而望者閣下也今日天下所為痛心疾首而恨者閣下也已誤之已能挽之然後可以謝天下不然是　宗社大計閣下一出而壞之也即速去猶有餘責矣故萃謂在諸老固當批龍鱗而極諫期于　神器有歸而不當以一疏塞責在閣下尤當垂涕泣而導君期于大典復舉而不當以一去為解伏惟閣下深惟國家根本之慮捐軀報主至誠以感動之竭力以匡正之庶幾乎吾　君之一悟而　元良

叅建也則　宗社萬年無疆之福閣下寔造之矣若夫得君專而回天不易則非萃所能知也萃孤遠賤士通籍十有七年而强半家居雖附梓里未嘗請謁特義激于衷故敢以狂瞽之説進子產之謂子皮曰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敢不盡言萃于閣下亦云惟閣下執事寔重圖之

祭海忠介公文　　伍袁萃

明故南京右都御史忠介海公發跡瓊臺蜚聲天壤勾吳伍袁萃聞其風而慕之有年矣萬曆乙巳觀察海北會瀕南林憲長臭味交孚乃檄有司構祠祀公既成祭告其辭曰公之秉如皎日公之履若凝霜公之心信于君子。公之迹疑於小人。公之徹斷于一時。公之名垂於萬世。人之知公者在繩糾一疏可以見公之槩余之知公者在終始一節可以定公之品初厄於吳相繼厄於楚相今二相之灰冷矣。而公之忠誠益顯。初蹉於省臣

申理海公諸疏忝甚洸

繼歿于臺臣今二臣之骨寒矣。而公之聞譽彌光。萃也徧閱名世衡鑑頗審或矯飾于外貌。而中情實悖。或矜奮于壯年。而末路頓隳。全節完名。惟公一人。公之神在天公之像在堂廉正者謁之而欣然有會于心。貪邪者謁之而泚然有汗於顙。即矯託者謁之亦見其足將進而趦趄也。鳴呼是足以扶植名教而振起世風矣。尚饗

長衡漢家矣而上下之交口快筆

論龔渤海　　　顧憲成

時之多亂民也、俗之浸淫使之也、善治者、握其轉移之機、而後可以齊末俗、可以戢大亂、夫民之愛其生甚矣、豈不欲日陶陶焉据其本業以相嘔相靡、顧夫俗之所趨、有遁于末流技俗不可復制者、而上之人又無以轉移之、則固無以保其相生以還其相嘔相靡之道已矣、民若之何不互相凌軋以恣睢攘臂于大塊内也、善治者、悼斯民背馳之如彼、恫司牧者失教之如此、于是一切罷其斬伐箠策、而顓顓焉務爲煦嫗覆育、以勞來而

率化民亦且刻皇穎望風走響赴而一聽于吾志之所動吾以是知斯民之果可以教易而斬伐之道果不可以待天下也史稱龔少卿治勃海其息盜無他長大都銳意田農樹畜富民足食云說者同相高下視肥磽序五種休六畜教張之事修獄命審誅罰廣人徒知乘白遏蕃之事是兩者不可同日語也故夫民方逞其鷙悍難使之氣以睥睨跂望雄行角出而吾循循焉把其所謂撲力寡能者以調其心服其氣而欲聳動其志是猶無鏑銜靡策而御駻馬也龔氏之治毋亦迓適其盜止民愉幸也意是大不然嘗攷漢史謂齊俗好末技不田

僨而勃海郡界其間人民華茂而不樸蕃參國之俗也
是故博徒游俠則丁壯而不耕椎埋鼓鑄則當年而不
耨瞋目語難則鋏士之爲尊駢肩結轂則牧畯爲之賤
身日積技室日積貧民日積巧地日積瘠喬詰小吏且
置其捋瞍銷饑者而重其所謂浚膏剝脂者民安得不
振日振腕拊膺頓足鶩萑蒲而馮山藪鶩戎馬而亂潢
池也噫民惟不農吏惟不知教民農故至此脫欲裕民
止盜非驅之于農而亶亶削法刻誅也其譬與我水方
壞是漂石障其流而衝愈甚鳥方駭而驚號彈而捍之
而駭愈急故欲已衝而止駭莫若塞源而奠巢也欲綏

深下患此

氓而已盜莫若邵農而足食也龔氏於此固已私憂而熟計之矣其言于朝曰海濱遐遠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味是言也豈不惡卓鷙樂呴濡而犁然知桑農衣食外天下無弭盜法哉是故郡兵則罷捕吏則省郵驛無夜行鈴驛不晝擊持鉤鉏者爲良業農器者爲馴長劍短後者禁垂冠曼胡者裂然後倉廩貸以時發然後韭菜齏榆以時蓄然後雞豚牛犢一切而剸車然後騂剛赤緹別一而成種然後五谷以澤量然後六畜若烟海技者農巧者椎朱者勤儀者飽寒者溫其呴嫗噢咻僕于田畯而後風俗恣捷于轉圜蓋三代以還吏治無

以富蓄積民者參參寡儔矣夫其猾賊任威弗如濟南辯校椎擊弗如鄰郡發奸擿伏弗如潁川遒翛然使濱海遐陬頑銷其盜竊瘢瘼之習而進之累世田里桑麻之樂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至易世而民戴德弗怠然則吏誠不在見齊標異而必德薄惠流之爲上也且嘗周覽上世益有感于少卿召南國非古今所稱擧牧邪暴遽遠野聽斷隴畝沒身而民弗藪所茇矣國僑鄭之良大夫也迺田疇之植華然聲施下里聚之二君子其總理人羣述宣王德曷嘗不以農事先吾獨惟夫輓近世之參參參也吾又喜夫參參參中有龔少卿也雖然少卿信

良矣其治郡吾無訾矣遇水衡職山澤也竟不能使海内富蓄較若一郡豈其智不出于四境神不能周乎寰宇哉遇使之也宣皇帝好綜名不務核實而少卿老成椎樸即煒然耀視聽不為也此其所繇難遇合矣治一郡則顯經天下則掣治效之有竟有不竟宜也使少卿在文景朝其富國當不在管子計然下庶幾哉民有廖乎而惜乎所遇之非所才也

疏

舉三孝子疏　　陳子貞

張梅繫合肥縣民梅家甚貧母韋氏能盡子道萬曆六年母病肺甚篤乃嘗其穢并其痰焚香告天願以身代母果病愈十一年母復病癰親爲吮舐母病復愈又葬祖綬適隆冬大雪泣告天地僵卧穴中忽然晴霽又父文貴病殁築廬墓側日夕悲號三冬之時山花徧笑人以爲孝感之祥名著一方年逾六十該臣看得張梅貧無立錐孝甚勵俗母始病肺則嘗糞嘗痰母繼病癰則吮膿吮血營祖葬裸身溫穴而積雪夜晴廬父墓泣自

倭禍之慘如此倭驕甚倭之難者其報討之不問可乎

毀形。而山花冬放。事生事死。盡禮盡思。況出村張。尤徵
天性既經勘實相應表揚
王在復係太倉州民、嘉靖三十三年地方倭亂在復時
年二十一歲、隨父監生王亮熹、讀書城外頭澄菴本年
五月初九日、同父奔入城居、父因身肥不便行、至中途、
遇倭、父子相失、時在復已脫身二里許、展轉尋父、聞父
爲倭執、急趨父所、見倭露刃嚇財、跪求祈免、倭以刃背
擊其父、即以身蔽之、痛哭哀求、倭怒、奮刃一揮、父子截
爲四段、三首墮地、而軀殼猶相扭不釋手、同時避難窓
友徐志昂徐伸山馬堂金良等、目擊可證、本生家止一宅

絶湮沒日久迄今父子一塚葬州城之北該臣看得
王在復孝出因心義能殉難捐生於嚴親之被執同死
於倭寇之狂鋒兩兩幽魂含泣九原之下英英烈行伺
揚萬口之芬孝出異常光沉沒世旣經勘實相應表揚
李文詠係崑山縣儒學生員素性孝友父原任沂水縣
知縣李大經獨寢書室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
夜陡然發火文詠卧室與父懸隔一墻驚號悲救突入
抱父斬以俱出而炎燎熇天棟榱盡覆橫身翼父而竟
不得免父子俱遭煨燼義男李安目擊其狀夜半火息
檢撥瓦礫見父剩全屍子餘半腿次日縣官登門查閱

鄉約保總高經趙中玉等同驗該臣看得李文詠孝得天性之純學盡人倫之大憫伊父之被焚挺身赴救因棟榱之盡墜與父同灰翼身烈熖之中父猶剩有全體捐軀瓦礫之內子僅餘一殘股殺身以成其仁殉父以全其孝綱常增重閭里傳芳旣經勘實相應表揚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高文襄公拱墓誌銘

郭正域

只讀傳不讀誌幾失公矣

嘉隆之際相臣身任天下之重行誼剛方事業光顯者無如新鄭高公而先後處兩才相之間先爲雲間後爲江陵雲間善藏其用籠天下豪傑爲之羽翼善因時耳江陵負豪傑之才其整齊操縱大畧用高公之學而莫利居先彼方剸刃此猶坦腹蓋公之瀕危者累矣志不盡舒才不盡酬悲夫公沒且二十四年而嗣子務觀乃

得請易名之典　上予謚文襄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上念公功在社稷也既得請而務觀乃敢乞誌文按狀
公名拱字肅卿其先爲洪洞人六世祖曰成者避元兵
徙新鄭居焉成生一一生亮亮生旺旺生魁繕部郎中
魁生尚賢光祿少卿娶於沈舉六子兄捷南京僉都御
史掇金吾衛千戶弟操才右軍都督府經歷捧鳳陽通
府公生而狀貌瓌奇若學問攻經義爲文不好瑣屑而
沈雄開爽出人意表年十七魁其鄉辛丑成進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時分宜華亭各以計相傾公無所
見厚薄　穆宗爲　裕王出閣講學居外府公爲講官

先在開道王目屬而心儀之時人心洶洶 王日懷匡
測兩府雜居讒言肆出公周旋郎中竭力盡心 王深
倚重之考滿陞侍讀戊午典順天試尋陞侍講學士在
府凡九年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 王賜金繒
甚厚哽咽不能別公雖去講幄府中事無大小必令中
使往問一日思先生甚親書懷賢二字遣中使賜至第
無何又書忠貞二字賜之又書啟發弘多四字賜之壬
戌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知貢舉科塲諸弊百五十年
所不能正者革之殆盡癸亥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
詹事府事時少宰缺公當往公曰吏曹事不令兩侍郎

知。吾無以報　上。而徒以虛名鎮百僚。無以爲也。竟辭不就乙丑主考會試所爲程士文奇傑縱橫傳誦海內六月陞禮部尚書兼學士禮曹故自詞臣往不習吏事弊孔叢雜公吏事精核每出一語奸吏股慄俗弊以清丙寅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未幾召入直賜直房食用乘馬時分御膳昇之閣臣入直西苑自　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無事在閣　世皇諭閣臣曰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徐文貞竟不往曰不能離　陛下也袁文榮亦不往曰不能離　陛下也公正色問文貞曰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與李郭兩公顧月輪一人詣閣中

習故事文貞拂然不樂會　世皇不豫入直諸公各移
具出時江陵公尚爲學士以公事至語公曰君父病篤
臣子移具可乎公愕然曰吾意乃如此竟不出而吏科
都給事中胡應嘉有所授旨遂以是劾公曰　皇上違
和正臣子籲天請代之時而拱乃爲歸計此何心也蓋
以此激怒　世皇爲傾公計會　世皇疾革不省覽龍
馭上賓華亭公於袖中出草詔欲以遺命盡反先政公
謂語太峻與安陽公對案相向曰　先帝英主四十五
年所行非盡不善也　上親子非他人也三十登庸非
幼小也乃明於　上前揚　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

先帝何且醮事　先帝幾欲止矣紫皇殿事誰爲之而皆爲　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視方略而盡爲　先帝罪乎詭隨於生前而詆訾於身後吾不忍也相視淚下語稍聞外廷而忌者側目矣會　上改元問閣臣於是四臣各擬二字上。。上竟號隆慶則公擬也人謂　上意在公又議登極賞軍事公曰祖宗無此自正統元年始也　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尚殷富遂倍之今第如正統事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矣當事者竟如嘉靖事行而司農苦不支會有言大臣某者其人實有望不當擬去而首揆重違言者意乃以

揭請上裁。公曰：此端不可開。先帝歷年多，遍達國體，故請上裁。今上即位甫數日，安得遍知羣下賢否，而使上自裁。上或難於裁，有所旁寄，天下事去矣。乃竟請上裁。兩人嫌益開。言者爭謂公擅矣。而胡應嘉故以危機中公。會大計，給事中鈇被黜，應嘉上疏論救諸公，以應嘉亂政，黜為民。公以嫌故，不敢出一語。而外廷爭謂公去應嘉矣。于是歐陽一敬輩論劾公不少休。時公初在政府，無大異，而三月之間，言者三十餘疏。公亦力請去，疏十二。故事：拾遺不及閣臣，而南給事岑用賓、御史尹校遂以公拾遺。公自念非請病無以謝人言

遂力求去穆皇驚問左右曰高先生病耶左右對曰病甚穆皇猶弗忍良久得請賜馳驛遣行人護送又賜銀幣以歸既抵家猶有白金綵衣之賜越一載上思公不置詔還內閣兼理吏部事公至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凡晨理閣事午視部事人謂公門無片楮公曰是奚足哉大臣以體國爲忠以匡國事爲美區區小廉細節耳寧足多乎徃黜陟取辦倉卒不無紕繆公集諸司官各授之策曰吏部職在知人人不易知也幸諸公早討之某也德德何如某也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不德不德何如某也不才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所自見

其也得之何人書諸册皆親封記之月終以復於予備
之哉予且以此見諸君賢否歲所得凡百八十餘册以
爲參驗以故賢否不淆黜陟允當北虜頻年入犯中外
以兵事爲憂公曰大司馬安危所係至重也不得其人
由儲之不豫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閱邊事未免
假於他官或遇總督乏人未免移於他處假他官則非
本職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于東缺于西彼此候代動
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誰禦請於兵部增侍郎二員一
遇巡閱即以一人往邊方員缺即以一人往凡邊方險
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强弱皆已曉暢方略素定

更矣六二部所有所議方實亦不爲之說今日所當急務者○吏哉宗見所兵制

遇大司馬員缺即以補之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始兵部司屬職在軍旅而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不復他遷如邊方兵備即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即以兵備往邊方總督即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宜特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月脫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關總督之臣在邊日久若有成

續當令回署以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得 旨報可 已又上疏曰方今邊徼用兵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一有警有所處分秖隨奏報多不中窾請於是數處擇知兵事者一二人使爲兵屬彼有身家之慮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功罪眞僞可一問而得請以是爲參伍之資得 旨報可著爲令甲已又上疏曰臣惟邊方有司有疆埸之責才者猶懼不堪即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待之既薄志意懷沮又何望于展布蓋徒以地苦

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爲遠而不知遠安然後邇安也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超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即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惟以治效不以資格功名之路既開則凡有借口邊方以圖倖進者不可不爲一定之說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安樂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寧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

必如此方不枉執筆

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陝西則固原靜寧隆
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
葭州吳堡神木府谷其他不得槩以邊稱得 旨報可
時虜甚警朝臣無經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尚書陳希
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栗
永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都御史劉燾于天津守
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勦無內顧以侍郎戴
才理餉是歲也虜竟不入霜降讞獄故事府部皆在冢
宰當執筆至是大司寇意公閣臣不屑往公曰 上命
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也第須得情耳不至如往年問

之命妙絕
妙絕

果枉又慮留至五年不然死者不可復生矣

妙

法司故牘唯唯耳於是秉燭視獄詞漏盡不休晝則集
諸司議於朝房凡二十日往歲矜疑不越三四十人至
是出冤獄一百三十有九人內王金輩六人謂以硝黃
損　先帝聖躬以子殺父律置極典公驚曰豈有子爲
天子而殺父之讐五年尚然在錄者乎　先帝臨御四
十五年享年六十以正寢天下所共知今蒙以非命天
下後世將謂之何遂上疏明其說有　旨皆釋之往大
計時銓曹秪問藩臬爲黜陟公多所參伍或黜否獨留
衆可獨黜其黜者必告以故無不慴服稱神明嘗謂前此
未有也已又策天下有司曰各地方有何賢才尚隱淪

有何兇頑尚梗正有何利當與何所沮而弗與何害當革何所畏而弗革皆得言之令封識以告天下事皆在目中矣時天下重制科輕科貢公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乃疏請惟賢是視不計科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公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為祇留以供用且以供人之用耳吾無所用又不供人用則何留焉於是命選司凡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使衆見之故事推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呈於冢宰公曰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牘

至後堂二侍郎同所屬揭之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鹽馬之官暨遠方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者往不得復有低昂積谷遇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糧當苦寒之地則何以足數於是特寬其額而官不苦難教官暨驛遞閘壩等官本無民社而竟處以他省遠方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得歸乃請得選本省人皆稱便它如開王親內轉之例覆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嚴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王官陞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遂使朝無偏黨官無煩苛九州四海雷動風行矣廣東昔稱樂土後

老公計

直言至言

爲盜區上官計無可施每以撫爲得策公請以殷正茂爲摠督促其勦除勿致養寇而廣東郡邑多除制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遂使廣東亂民樂業而向化矣先是貴州撫臣白上官安國亨叛逆當勦久而不克公復偵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而倖功也乃以少卿阮文中往受計行阮至貴得實如公言然狃于浮議語多依違公復之書曰民夷異類順逆殊途稍有釁隙當自處分不可過言于 君父之前 君父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事非其真過以言之則將何以處也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讐殺何謂叛逆而撫臣

以告國亨禍不測且圖苟全有司不原其情激而成變即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國亨上疏乞哀叛逆者若是耶有司仍以叛逆論之遂使　朝廷欲開釋而無由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且智國亨讐也智在省則國亨疑畏日深是挑之使鬬而增吾多事也愚謂國亨有罪而不可輕言叛逆安智當有安置而不可省居時彼中號令未明國亨疑畏不肯赴理聲言撫臣以勘誘我殺我乃擁兵自衛于是撫臣上疏請兵糧爲征勦計公曰嘻誤矣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爲也彼夷酋耳族滅何爲時在闈思之旋[illegible]而走同官若目

妙吏部相公即此一事有功生民多矣

公何旋踣走公曰思貴州事非從之則非計無從則失威今撫臣疏請征勦而國亨亦奏辯吾意兩行之而以一科臣往勘彼聞勘官且至以身旣在勘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而乃治其本罪亂或可戢也胥曰善公召職方郎中至授意遂得請而以科臣賈三近往公復面授方畧乃國亨聞科臣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吾豈叛逆者哉語達京師先是阮約以五事而國亨毋子狐疑不出至是乃將漢夷犯人王寬吳瓊阿第輩獻出而母子出就理輸銀四萬一千有奇抵罪蓋科臣未至而事已定矣故黔國公沐朝弼旣謝事請入南京赴

葬、撫按奏曰、沐昌祚政事清明、以致歲豐、朝弼逼走昌
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錮南京、毋令回鎮、兵部來問計、
公曰、誤矣、雲南守巡故以挫沐爲手采、今又其故智耳、
領鎮之人、衆所寓目、而謂不知所往、昌祚孺子耳、安能
感動天地、朝弼安能爲惡、如有罪　朝廷以檻車逮之、
如之何其賺之令歸耳、後數日昌祚奏至、請逮其父、且
言撫按所奏誣也、廷臣益信公神明、有如撫按言、則今
何以處、北虜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邊報至、中朝人心
洶洶、罔知所措、公曰、是奚足懼、顧老酋其孫耳、繼報者
至、曰酋婦甚愛其孫、而老酋甚懼其婦、泣欲得孫耳、公

曰虜敢擁兵來索吾必殺之令退去虜果退去公請加那吉指揮使賚以章服又諭邊臣令盛其騶從騎馬街行使衆見之老酋初意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又加以官又美衣食騎馬街行大過望而又知不可得于是公請下令獻我叛人趙全等以贖其孫奄酋果以計招全等全等皆中國人而為虜用居板升領衆數萬所居左曰鳳閣右曰蟾宮門曰宣化墻犀皆繪龍鳳往歲破城殺吏皆其為也　世皇懸重賞購之得其一爵通侯然竟不可得公乃請許那吉歸又令邊臣以緋袍金帶鶴蓋鼓吹送之又宣諭俺答曰那吉是我中國臣若善視

之。老酋夫婦旣喜得孫、而又見其榮寵南向取胡帽叩首呼萬歲、而封貢事之議起矣、先生親詰射所面質仝等仝果驍驚異常、次李自馨者諸生也、凡數十言不能了者仝一言而畢、先生因問虜今歲不入故仝曰虜豈能不畏死哉、但是處有兵是處有糧人有鬭志不敢入耳、遂收獄盡磔于市仝等、頋其屬九人曰吾屬被擒邊事寧矣至封貢事、虜哀求甚懇而中朝疑畏日深盈庭之議有如鬨沸動以宋人講和爲辭公曰天下之事以己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己機在己宋人求和于虜機在虜故曰講今虜求貢于我機在我益許之而已彼嘵嘵

者豈爲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爲後言耳
乃請封俺答爲順義王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而
套虜吉能等亦請頒如例而三邊總督難之公擬旨
切責復貽之書三邊宣大似難異同異同則宣大之市
方開而三邊之擾如故豈無俺荅之人稱吉能爾擾三
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荅而市宣大者乎是宣
大有市而又擾也三邊苦擾而實市也同則爾利異則
兩壞總督者議始協于是俺荅進馬謝 恩吉能亦附
焉而西北沿邊一帶民狎其野穡人成功雖深夜獨行
無誰何者矣于是公上疏曰嘉靖十九年北虜遣使求

媿相公

妙在此惜不後人之蔑故事耳

貢不過貪賞賚與互市之利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于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絶之以致黠虜怨憤擁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家請貢稱藩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乘此閒暇修我邊備若見寧息遂爾偷安則從此邊備寖弛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臣等誤國之忠反成誤國之罪矣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錢穀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振廣幾何果有成績論武功爵若蔑棄故常罪如失機　上嘉納之蓋今

三十餘年而疆圉晏如也虜既貪我財物虜中婦女亦
貪我繒帛惟恐罷市我得伸縮而制之諸所爲貢市費
者即取諸囊日幕府出征之費不及半耳虜得我金錢
非盡携以歸也我之羣商又因而爲利而我數十年所
全活萬萬之命所省百萬之費可按籍而求屈指而論也
蓋漢人五餌之策公實用之矣 穆皇久不出欽天監
卜吉且視朝鐘鼓嚴傳宣閣下急公疾趨而至則 穆
皇已立于墀矣執公手北行至乾清宮公不敢入 穆
皇顧曰送我公承 旨直至乾清宮 上御榻坐手猶
未釋也有 旨高閣老夜宿乾清宮門外公謂張公吾

二人一去一留足示人重輕也吾爲公奏得　旨二閣臣皆在乾清宮門外薄暮又奏曰禁地非人臣所宜宿願宿闕門　陛下有召可頃刻而至　上可之百官出十八日　御體漸復公具疏請　上懲忿窒慾覽奏甚喜越二日　聖恙復劇公流涕無已四月二十四日申刻宣內閣受顧命司禮監以二札一授　皇太子一授公蓋遺　詔也公泣奏曰受　陛下厚恩誓以死報奏畢大哭　兩宮亦大哭二內臣挾公長號以出　今上登極公上言五事一謂　御門聽政王言親答以見政令出自　主上一謂題奏繁文難以遍閱自有節要請

先籤出以便省覽三謂事必面奏乃得盡情四謂大小章奏俱發内閣看詳若或未經發擬徑自内批者容臣等執奏五謂官民章疏當行當止未有留中之理得旨報可而同事者遂以此用間翌日有 旨逐公公自乘騾車去道傷之人有流涕者公歸杜門謝客口不言時事未幾而有王大臣之獄柄人將借以殺公已差五校往新鄭有所逮會廷鞫之日白日晝暝廷大臣瞪目仰面備極拷略竟不識所謂高公次日殺王大臣而公獲免不敢復見一人矣公素好讀書作問辨錄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語六卷邊略五卷綸扉外藁四卷掌銓

題稿三十四卷南宮奏牘四卷政府書答四卷綸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進直講十卷獻忱集四卷萬曆六年卒于家祭葬止半給又二十餘年值建儲大典嗣子務觀具疏上有　旨高某擔當受降北虜稱臣功不可泯贈太師謚文襄廕一子尚寶司丞三十年不白之冤至今雪矣公生于正德七年壬申卒于萬曆六年凡得年六十七歲受室中牟張氏累封一品夫人無出嗣子務觀尚寶司丞諸子務本務滋俱錦衣衛官生務實武英殿中書務觀六子杜楨楠槿榆樟

作史以惕亂人難矣哉

論

讀于頔傳　徐應雷

吾讀新舊兩唐書于頔傳此酷吏之不臣者也比閱雲溪友議盛稱于襄陽曰歷觀國相挺特英雄未有如襄陽公者也嘗返崔郊秀才之姑婢戎昱使君之歌姬至于損四十萬錢惟梘奩匣繒帛之費不足道已鄭太穆刺史致書傲睨無郡吏之禮索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于公覽書不訝各依來數與之半符載山人遣童子齎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此數事本屬賢豪而本傳謂

其暴橫已甚王彥威論其殺戮不辜誅求無度此不足怪也貪財者亦能散財好色者亦能割愛殺人者亦能憐才此猛忍之豪舉鷙悍之大度也天下惟庸人必不能爲善而能爲惡而非有勢力則亦不能爲惡惟庸人必不能豪舉而能生事而一旦有事則束手不知所爲故庸人無纖毫之善而或盜長者之名庸人飽煖以終身則亦無兇惡不仁之事潛夫論有云竊位之人踈骨鯁面親便辟薄知友而親狗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寧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此庸人也何足以辱康節先生之指訐邪于襄陽轎轎非庸人也則

本傳所載未必非實錄而雲溪友議未必虛美瑕瑜不相掩可也然兩唐書具書其惡而併沒其善俾襄陽之豪泯泯焉而卒無以惕庸人甚矣作史之難也

文士

夫舉世皆意不可一世吾不知誰可一世者一世誰可者哉蓋意不可一世者一世皆然文士爲甚顏介曰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斯小才而氣浮者也彼得意則客氣橫溢不得意則怨天尤人得意而無厭則亦怨天尤人故常意不可一世其志不在高山流水本非伯牙也而謂一世

不知乃知也

無子期其聽不能察峩峩決決本非子期也而謂一世無伯牙才如禰正平必不待孔非海以顯彼非禰正平也而謂一世無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夫世無孔文舉楊德祖何與吾事也甚矣文士之急知己也獨不聞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張仲蔚博物善屬文所處蓬蒿沒人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而已楊子雲草太玄衆人不好也獨桓譚以爲絕倫夫以一世之大而并無劉龔則仲蔚益尊矣并無桓譚則子雲益貴矣彼不求可知而急求人知惟求知愈急而人愈不知則意不可一世之無知己古人抱獨知之邪以俟知己于後世楊

林君復自知詩不工非辭名也

子雲之草太玄蓋後世有楊子雲必好之也師曠之欲調鍾謂後世有知音者也彼急于求知者惡能待後世哉且後世無知音者而師曠之聰無窮也後世無復楊子雲而子雲之玄不朽也張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林君復詩就藁輒弃之曰吾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是故雖遯世不見知有以自娛而何以後世為而又何以一世為哉且即欲求天下後世之名乎陶隱居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耻顧惜光景老而彌篤文士知此何敢意不可一世且即無一書不讀無一事不知乎宗杲曰讀書多無明少讀書多

無明多又曰官小人我小官大人我大則才大者人我尤大然則有大才讀書多而意不可一世者其無明多而人我大大耶鴻烈曰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夫未聞道而博學者猶小學也安得不大迷不能行而多文者猶小慧也安得不大愚然則有博學多文而意不可一世者其大迷大愚耶凡意不可一世者固一世之所不可也而何以不可一世哉是故吾意滿可一世而亦意不可一世之意不可一世者也然則文士有以文章蓋一世者則何以視一世曰以文章蓋一世者必不以文章為事不以文章為事者必不以文章意不可

不可一世世自不可非不可之也

世也南華以世外不可世間靈均以獨清不可一世之皆濁陶元亮以無慾不可一世之多慾子長太白子瞻以超士不可一世之齷齪數君子皆出世者也其意所不可以維世曾何文章蓋世之足云

名士

所謂名士者非姓名流傳人人皆知其名之謂也蓋有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不名名士夫伯夷叔齊之與齊景公也一則民到于今稱之一則民無得而稱焉然天下萬世亦莫不知有齊景公者豈可謂伯夷叔齊名士而齊景公亦名士乎司馬君實之賢也兒童誦君實走卒

知司馬豈非天下之重名哉然同時公卿大臣其勢力之盛亦能使兒童走卒皆知其名豈可謂皆天下之重名乎博學能文章者或幾與名士齊名而不名名士庸惡詩文偶然流傳人間者不可謂不朽之業推此以類天下萬世皆知其名而名名士者甚鮮也彼徒以科第仕宦爲成名以交游徧海內冠蓋車馬充其門者爲名士何也吾獨有感于古之名名士者袁侍中謂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袁粲每經傳昭戶歎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夫名下豈有閒人而曰門庭蕭寂曰寂若無聲無乃不知名者也

則吉之名名士、非若今之名名士邪、王孝伯言名士不必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夫痛飲酒何關于名、而常得無事、又無乃不知名者也、且人知飲酒讀騷之名名士、而不知常得無事之名名士甚矣、其不達于孝伯之旨之輕重也、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夫名下應接、勢必終日妄語、而何以謂終日妄語非名士也、王濟輕其癡叔、湛所食方丈、不以及湛、湛取菜蔬對食、晚與談易、始知之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夫、三十年不能使從子知、而何以驟名名士

也、崔瞻在御史臺獨食、備盡珍羞、有御史姓裴者、伺瞻食、造之、瞻不與交言、亦不命匕箸、明日裴自携匕箸就食、瞻謂裴曰、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鵞炙、豈謂是耶、君定名士、此何以名名士、吾以為客自携匕箸就主人食者名士、而主人不命匕箸亦名士也、御史自携匕箸、就御史食者名士、而癡叔取菜蔬對從子方丈食者、亦名士也、其傲然不屑一也、由此觀之、所謂名士者、必非姓名流傳人人皆知其名之謂也、然則士有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亦可謂名士乎、曰不可、吾嘗覽故太史陶氏所撰題名記、推夫子聞達之旨、以論士曰、達者為士、聞者

非士聞猶非士、況泯焉無聞者哉、吾嘗太息以爲名言、今不特在家在邦之聞、乃至于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且不名名士、而況于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哉、且令人謂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與草木同腐、吾嘗笑之、夫草之萋萋、木之欣欣、令人欣賞悅翫無已、彼五十無聞者、必不如草之萋萋也、沒世不稱者、必不如木之欣欣也、此草木之不如、而謂與草木同腐、則不可、彼其中豈有名士乎、然而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或能使人人皆知其名、未有名士而不名者也、故一鄉一國、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一鄉一國之名士、必有一鄉一國之令名、天下

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天下之名士必有天下絕盛之名萬世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萬世之名士必有萬世無窮之名蓋姓名流傳至天下萬世皆知其名者僅知其姓名而已初非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也惟名士必有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苟非有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不名名士而所以名名士又非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之謂也何以故名士之名非名譽之名也名即是實不與實對苟有其實斯曰名士猶曰名教名理名言云爾炳若日月之謂名教通乎神明之謂名理至當不易之謂名言超然不凡之謂名士

鄉原

聖人之視鄉原何畀而後世之視鄉原何尊也聖人惡鄉原之亂德也名其爲賊絕之也然僅一鄉之原人而已乎不已畀乎乃世之論鄉原者穿鑿支離其視鄉原若鬼神之不可測識也若老氏之猶龍也甚者貢以爲仁人長者甚者目之曰神姦曰大慝皆尊鄉原者也非絕鄉原者也是故昔人誤以鄉原爲有德今人又誤以盛德爲鄉原夫盛德之至者天下之望也道大天下莫容而能容天下天下疑勢尊天下蔑以加乃竟蔑所加于天下而天下憚天下疑且憚盛德而徒以鄉原之似

盛德也亦疑且憚鄉原于是以擬議盛德者擬議鄉原以爲仁人長者以爲猶龍以爲鬼神不已尊乎然則鄉原有稱于天下曰盛德者乎盛德負天下萬世之重望者鄉亦有一鄉之原人乎噫盛德不若是之贋而鄉原不若是之深也夫所謂一鄉之原人者闒錄錄庸人也而孔子以爲德之賊者若猶色厲內荏之徒穿窬之盜也未必竊國亂天下之大盜也今論者曰鄉原具聖人之奇而似聖人而太逼眞聖人矜細行鄉原亦矜細行聖人愼其獨鄉原亦愼其獨聖人無間然鄉原更無間然直其心術之微渾是欺世盜名世人莫得而窺焉苟

非聖人之大智無以燭其神奸詰其大慝噫此誅心之論精矣然自古及今鄉原有如此者何人也謂鄉原太逼真聖人是從古無鄉原也果鄉原廣庭暗室舉動纖悉無非聖人也者而能匿其不良不肖之心沒世而人莫窺焉此天下必無之理何者方寸之地人神之所共瞰也今以鄉原爲神奸大慝亂聖人之真是猶謂綠林曰新莽室謂黃巾曰魏王操是亦尊之云爾則奈何不置之絕之吾以爲論鄉原者正不必深求之也夫孔子惡莠恐其亂苗也而莠之不能亂苗不待神農后稷而辨已惡鄭聲恐其亂樂也而鄭聲之不能亂雅樂不待

師曠而辨巳惡紫恐其亂朱也而紫之不能亂朱不待離婁而辨巳由是觀之佞之不能亂義利口之不能亂信鄉原之不能亂德亦不待堯舜孔孟而辨巳故論鄉原者正不必探其心術也直視其出處進退辭受取與至粗至淺之迹而巳何者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誅心之論若畫神鬼之可以欺人雖巫覡可欺也而況不信鬼神者乎直據其出處進退辭受取與至粗至淺之迹若畫狗馬之不可以欺人雖童子不可欺也而况屠與騶乎故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悉當者聖人也大賢也中行也非鄉原也當出而深處當進而勇退當受而固辭

當取而不取、非狂卽狷也、非鄉原也、義必不可出而出
必不可進而進、必不可受而受、必不可取而取、此至無
恥也、非鄉原也、以不出出、以難進進、以不受受、以不取
取此大奸慝也、非鄉原也、孟子曰、閹然媚于世者、是鄉
原也、鄉原直媚世而已、義必不可出、必不可進、而舉世
皆出皆進、則鄉原有出而無處、有進而無退、義必不可
受必不可取、而舉世皆受皆取、則鄉原有受而不知辭、有
取而不知與、若果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悉當、則必矯
世而違衆、是犯世人之所甚疾也、而何以媚世、且果出
處進退辭受取與之悉當、終其身無敗闕焉、則固大有

造于世教也而何以曰德之賊若曰其迹雖是其心不然吾誅其心焉曰此德之賊也以按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悉當者之罪是趙禹之深文酷也簡雍之擬淫戲也豈聖人所以衛道乎然而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不當則何以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夫不曰居之以忠信而曰似忠信則不忠信也不曰行之以廉潔而曰似廉潔則不廉潔也不忠信不廉潔則固已非之可舉刺之可刺矣而曰非之無舉刺之無刺此謂庸人視鄉原也非聖人視鄉原也聖人視鄉原種種可非可刺不忠信不廉潔就中黠者是欺世盜名者也欺世者必有所利

于世也苟無所利于世則無以欺世爲也盜名者必有
所利于名也苟無所利于名則無以盜名爲也苟出處
進退辭受取與之適當則何所利于欺世何所利于盜
名而黠者乃沾沾欺世盜名爲哉雖然出處進退辭受
取與之不當是敗名喪檢也初不似德旣不似德亦不
亂德而又何以曰德之賊也曰惟其衆皆悅之也衆烏
乎知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當不當也衆烏乎知敗名
喪檢之似德也悅之則見德憚之則不見德狂者高明
峻而不可卽狷者耿介堅而不可入衆皆憚之狂者峻
以肆妄人託焉似焉而非也狷者堅而臨腐儒託焉似

罵盡中行面孔

焉而非也中行之士視狂加峻而即之也溫視狷倍堅而入之也無若賢者悅之衆憚之半悅之半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于是鄉原託焉似焉而非也鄉原慈于妄人黠于腐儒不倈人即之而常即人也不倈人入之而欲入人也無論同流合汙滔滔靡靡蓋有巖巖居鄉而非標準也有侃侃立朝而非氣節也其大節本無以異于庸衆人天下多庸衆人而聖人不世出聖人所非而衆莫非之也聖人所刺而衆莫刺之也見以爲不露圭角與物無競皆以爲中道皆以爲厚德衆皆悅之衆皆效之蓋鄉原之託于中行較妄人之託于狂腐儒之託于

猶甚焉豈不至于亂德也哉豈非德之賊也哉而吾又謂之大盜者何也莠之似苗也始生也不與苗並秀並實紫之亂朱也望之也卽之不孔揚不以爲公子衆鄉原之亂德一時之眩惑也其是非真贋不久自定將欺世乎世必不可欺將盜名乎名必不可盜吾謂大盜可以竊國亂天下而鄉原終不能亂德鄉原可以爲竊國亂天下之大盜而必不能爲亂德之大盜豈惟鄉原哉世有神姦世有大慝吾直視其出處進退辭受取與至粗至淺之迹而已彼惡能自匿然則天下無亂德之大盜也吾故曰論鄉原者正不必深求之也于是聞之者

或曰徐子之寛也淺之乎其論鄉原也鄉原得以減等
或曰徐子之覈也惟淺之乎其論鄉原也鄉原于何遁情哉

春秋大夫更有遺佚者不止此也或亦有三代人物在其中

明文奇賞卷之四十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評

春秋大夫許　　袁宗道

夫論人於三代以降也則難哉自壁經所紀外載在國乘其人豈無彪炳來茲而芬潤齒頰者然而盈尺之璵方寸之瑕則全材難初駕如組再試多蹶則末路難長於室穴短於衡城則大用難鳳翼其外蟆蟄其中則純白難夫置雌黃於三代以降也則難哉吾無暇更僕論論較著者若管氏之九合一匡晏子之順命衡命趙衰

狐偃從公子爲伯西晉先軫之克敵城濮孟明之取勝焚舟士燮之憂先內寧趙武之不頓兵甲絳也和戎向也憂國叔也謀楚奚也顯秦夫國家重善謀之臣則安舍此數大夫也季友勛勤于魯僖甯武數寧于衛威華元折衝於宋祖夫國家重撥亂之臣則安舍此數大夫也蹇叔止襲鄭之旅子華陳祈招之詩史魚尸諫以悟主蓋皆有古衜遺風焉鮑叔舉仲子皮舉僑公叔舉僎蓋皆有古推賢風焉若乃目夷以宋讓子臧以曹讓季札以吳讓倘所謂輕國如屣者邪蓋廉靜士也巳孔父以宋督死仇牧以南宮死荀息以里克死倘所謂甘鑊

如飴者邪。蓋使節士也。已若乃下惠之治亂並進、伯玉之卷舒緣時、士會無隱情于中國、又非世所稱貞良士者哉。是數大夫者、固皆推揀朝家、照耿丹青、而深詰其生平、多瑜焉而不掩其瑕也、如駿馬而不勝其蹶也。才焉或窒于大用也、駁焉或戾於純白也。故置雌黄于三代以降難也。然乎竊謂較所於國家者先功勲、定品於一人者先操行。夫論功而有雄于尊天王攘戎裔、不歃血而來諸侯於掌股上者乎。論心而有純于不羞汙君不怨遺佚三公勿奪其介者乎。是以論功則宜首管氏、而狐趙爲次、數百里奚輩又次之。論心則宜首展禽而

僑璦札次之、士會士燮等又次之、蓋總列國大夫、則子所揚扢者優、而兢予所揚扢諸人、則管氏展禽尤優、而器小貽譏、不恭興誚、則其它又可知矣、故求不窘於木、無詭於心、表裏兼醇、華實總粹、是在三代盛際也、難論于春秋矣、予因曰置雖黃于三代以降則難也、

策

詩騷　癸卯第五問　　陶望齡

執事策士至終篇慨然詢騷雅之同異羣怨之可否若求士於詩賦家之流此非士所習也雖然愚有以知執事之不出於此也亡亦懮之以忠勸之以義教之爲子臣朋友者乎則愚固有概而願亟談之矣絃之促者無懦音歌之勞者無緩調言激切之說於處曹鳴豫之日愚又恐言之拂於時而重獲罪也雖然嘗聞諸易矣易之陽長而極於盛陰消而幾至隕滅者莫如夬當其時五陽協力以決垂亡未退之一陰諸君子者宜可談笑

而圖之矣今觀其象爻之詞一曰孚號再曰惕號其羣之未合而叫呼以求之也若戎至而不可以夕也及其羣合其交孚則又圖不利即戎益天下有難猝犯之機而無不可靜圖之事惟厚集其交而後得以徐乘其便故易於君子之合每致意焉復言朋泰言彙至壯則憂之夬而深危之矣人情於始交未有不固者也逮積安成疏携俱生軋其陵蜀洛之釁每動於羣賢極盛之時不知君子之有彙也猶小人之有鄰也連茹之勢不在我則彼鄰者翩翩然來矣易戒軋也故曰孚戒疏也故曰惕而總之曰號易所謂號殆詩所謂怨叫呼而懼靡

下頭其君
弁乎號不

應也故用號疾呼而猶患弗聞也故類怨怨者象君愛國忠誠懇惻之極思而號者意召聲求同寅協恭之要術匪號無以明怨匪怨無以致號由此言之固非盛時之所宜諱也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使怨而非所以事君事父則孔子固宜三言止矣人固疑小弁之爲小人也而併疑旻天父母之號之不宜出於聖人也故孟子解之曰舜之怨也是慕也所謂孝也令小弁而不怨則疏也所謂不孝也人有身則有父母食土之毛則有君誰非父母之子君之臣與而恐居其疏哉疏之而不可也則慕慕之而

不能置也則必不幸而似於怨由此言之又非臣子所宜諱也明矣顧獨有可不可之辨耳愚始固嘗讀詩而疑焉於風曰斯仁人長者之意乎於雅頌曰斯盛世之聲乎及南山以降而莫爲之解也閔時而悲蜴也絶交而鬼蜮也惡讒而投豺虎也不已甚邪斯固夫子所謂可以怨而淮南所云怨誹不亂者也茲言也幾於亂矣而可怨者果何在乎及反覆其篇章紬繹其指趣而恍然歎曰詩人之用心至是哉人之言固有盛色疾詞而意終長厚者有囁嚅於唇吻而輕薄歆險之態已畢具者稱詩以溫厚和平稱其意耳而詎直文詞之間乎君

憂傷號呼有何門戶可解

之於我天也其譴我也敬共以受之而已誠信以奉之而已不幸而有旱乾薄蝕之變有翦爪藉茅跽拜馳走以請命而已可若何邪獨計桔槔之勤膏火之耀人力固有可施而吾之幾亦豈易盡哉苟象併力爾人效能則一燈一漑之微蓋猶足以逢年而待旦也吾觀詩人之情其求諸上者甚宛而求諸己者甚棘惓惓焉不能得之於君而庶幾得之於朋友故人羨而我獨瘁人驕而我獨勞曰我維不敢傚我友自逸耳其志著矣而又呼其友而遍告之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乎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乎蓋懼之以天邀之以神而維慝其不見

聽焉於戲何其温厚之至與天下同室也君臣僚友之屬同舟也托君親焉於撓棟之下漏舟之上漂搖之以風雨掀簸之以波濤而爲臣子者靡動於慮而怛於色也則必攘臂被髮奔走而拯之而又必徧號其同舟同室之人焉誠以壓溺之禍非一手足所能爲而衆亦均有責耳夫人罔亦有謂我何求者矣而我能中已哉進不獲於君而不敢懟退不獲於朋友而不能中已於戲又何其和平之至與繼雅而作者莫善於離騷屈子者則誠忠矣吾獨怪其誠於事君而不善於處友故可與語怨而未可與語羣彼其自命以申椒而糞壤乎斯世

舉通國之人無足與謀有從彭咸以居而已夫既不善於羣而又烏在其能怨哉然則淮南之以騷並雅也所謂似之而非者也雖然屈子者則誠忠矣忠愛忠也忠憤亦忠也屈子者知愛其君而猶出之以憤憤焉夫君可憤耶藉曰吾以憤世夫世之人所與共事吾君者也舍斯人誰與偕而又可憤乎古人之於其僚友亦既郤矣猶冀其還而過我也既聽之囂囂矣猶願其弗以爲笑也自處於蓊蕪之賤而望人以篪壎之和委蛇繾綣以縫合而匡持之凡以圖濟國事而忠於君上耳屈子顧不勝其謠詠之憾侘傺之悲必絕類離羣而後快乎

服

夫亦所以慕其君者猶未至而謀其宗國者猶未周耶吾故曰屈子之不善爲羣乃其不善爲怨也雖然亦異乎爲臣子而疏其君父者矣王政之衰也俗流失而人心媮其智者固已歎牡瞻烏若禍至之不旋踵而其爲士君子者方洽比於姻鄰栖遲息偃於其居室娛嬉屑越幾旦夕之無事視其君汎然若浮梗而惟其所居玩其國事若異域之豐歉鄰家之肥瘠而無相戚愉此無他疏之也夫爲人臣而疏其君獨何心哉澤之涸也農夫憂其秋穫而鵜胡以爲利也玄陰觱嚇貧女憂其夜績而蟲蚋以爲時也士君子之相恬相狃于一朝也若

以爲飲食燕處之故無甚妨于公家而不知玩久不振漸久不屬必有乘其時利起而紛之者其甚也將同室之鬭交鬨於敗檣撓棟之時而同舟之敵猝起於奔浪衝飈之會爭之以爲私怨裂之以爲小羣而天下事遂以速壞故詩人刺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又曰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蓋傷之也夫酒殽偃息向謂日用細娛者而安知釀天下之大亂至是哉故人臣而願忠於君則必效迹以事樂盡其職則必求助於僚友不敬事而云蒯上非也不信於朋友而求獲上尤非也人情之樂於娛而安於惰也久矣當其世宜有賢者鼓動之

以神而率作之以氣若建鼓之破寐而疾雷之震瞶然故其法用號此易所以决去小人而持盈保泰之要道也然非其忠誠懇惻憂國奉公之至者不足以語於此蓋有無慕而後有似怨有似怨而後有孚號有孚號則天下之大羣合而國事濟矣若不敢於怨而恐於疏此易所謂裕蠱者也愚竊爲當世憂之也

遼大中虜
與中倭益
之困矣

記

新建金州海防廳公署記　陶望齡

國家緣海列屯戍以制夷寇軍府甚設其要郡率游以
文吏特峻其職故二千石以下莫貴於丞而往往司海
防其權得以臧否將吏歛張戎機譏奸調食兀然若監
司然遼左亦海國也而東引穢貊為扞蔽故倭備稍緩
當永樂時倭掠望海堝都督江某禦之殲焉相戒不復
犯遼而遼故亟虜益緩倭萬曆間倭入朝鮮使來告急
於是　王師出援再渡鴨綠江盡敵而還所以鋤逆獎
順興滅存亡威德甚盛而士馬物力憊焉遼始患倭矣

遠不可不戍復以此

倭既焚巢遠遁　天威震疊喙息不暇朝鮮人株餘醜數數來言賊狀當事者慮賊狙狡其來去爲飄風未可弛備且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未聞爲裔夷戍也遠戍非計玩之則啟寇召戎此在疆吏謹守境據要害而已賊舟入朝鮮浮江揚飄而出我四鎮靡不兵者譬毒入口則潰腸蝕螯手足則攻心故治螯者急繫其肢而禦寇者先防於口登萊金復之峙於海若鬪者舒兩臂以扞身也島嶼絡繹若陳臬以限出入也合勢比力交鈹夾戟而承之賊即至宜不能入歲丁酉以大吏議設游擊將軍將千五百人屯旅順口癸卯鎮臣復言諸道

海郡皆有海防文吏用以廉察姦慝制馭武悍令旅順口置戍將無海防官無以肅軍伍左籌竿宜如它郡例建議同知一員治金州係銜濟南 詔可於是西皐王公以材登受 命以來創樹伊始廨宇未備爰出公帑銀四百兩市民宅據衢道之會因故飭新廳事門廡職房賓館寢庖之屬楹六十有奇旬月告竣王公以使來請紀其事余惟遼於京師肩髀也遼强則髀厚自山海而外屬諸廣寧驛道僅縷綫覊旁出沒抄掠烽堠時舉有饋饟賓旅之虞而逋卒亡人不能飭關者輒由海道跳之青齊夜發晝至是遼無負海之利而有其害也 國

言遼則燕齊皆震

初時轉粟汎海歲七十萬石由登萊以達於遼士飽馬騰事逸而利倍鼂磯沙門半洋諸山浮濵渤而渡以接旅順舟行其間若傷涯岸益遼疎於燕而駈邇齊遼之不能遠齊爲强此必然之勢也遼齊爲輔車餙屯戍治艅艎合䑸會哨聲生勢長微察精嚴奸人裹足資糧流灌窩若內地收海之利而去其害於平時猶賴之況震隣之日云乎哉予又聞遼地凋耗單貧甚矣金復差遠虜土決人饒不幸遐僻無孔邇之恃民望守令如孱子之於慈親　朝廷將俾公振卹而生全之爲斯民保障也式於政不式於武張弛緩急之道登堂而致行之退

食而精思之固留於無形銷難於未兆吾竊於居者望焉區區島寇疥癬也厚植其本而圖之可也

歇菴記

酣中閣之前隙地從夾許縱亘爲門庭之東西各覆土壇焉謀以蒔花草久之始得木芍藥數本列植之漑之失節復穡遂爲空壇矣閣下左偏一室曰歇菴奉親之暇退輒憩息故稱菴曰歇也噫嘻士君子所營於世而不可止者豈非以其志與力哉若余之羸㦘迂愚仰有志甚强而才與力交瘁之每自惟不足於物無益世用以爲嗟悼然蹇蹄願息弱翰念棲栖息之後仰視駿馳

鵬徙覆以爲勞矣蓋人情窮則反本夫安知所謂不足者之非予幸也無聾盲之苦無饑寒之慮食息視聽無不如人而又遁焉而營營不止非惑也與庵中二榻一几蕉團一便釋書數卷讀書宴坐觀其勤懶寢處于予然甚樂也嗟乎向使予不幸力豐而氣盛材贍而志長亦且追逐其背奸竭歷奔奏於物役之不暇何暇去而從事於寂寥枯淡之道哉雖然有營十也安知余今所從事非惑之尤乎夫彼之營營以適此之營營然且以爲有是非焉得失焉惑不滋厚也與事固有倒行逆施而後獲者故勤之所以息也作之所以止也若予眞所

妙用

深造長進

子遊石屋得記五百篇惜不若先生之簡

謂情者使予於斯道勤之不息作之不止其必有靡然而止息者矣名菴所以志也

遊洞庭山記

萬歷廿三

歲乙未予再以告歸道金閶友人袁中郎爲吳令飲中語及後會時方食橘曰予俟此熟當來遊洞庭明年秋中中郎書再至申前約而小園中橙橘亦漸黃綠矣遂以九月之望發山陰弟君奭侄爾質曹生伯通武林僧真鑑偕從丁巳抵蘇止開元寺中郎方臥疾新愈談於榻之右者三日壬戌始渡胥口絕湖八十里登西山宿包山寺癸亥步遊毛公壇林屋山昇至天王寺欲甲

子取徑西小湖登縹緲峰下宿上眞宮乙丑遊大小龍山以小舟橫兩灣而渡遂躋石公回宿包山謀以次日往遊東山以歸丙寅東北風大作明日雨又明日大霧欲去不可霧稍霽輿而行湖濱夫湖咫尺不能辨湖水循大明灣始見日遂至消夏時圻州守蔡公使人餉之包山餉者道遇遂入謁飲焉館其弟士合齋中明日登飛仙泥舟憩聚安洲上相與至寺携其酌之詰旦始涉湖而返距其往七日矣而竟不及東方雨霧時端居無雜書所見聞凡七則至開元復續其一夫一山之景目有異觀一日之觀人有異趣當獨趣所會雖所偕遊不

頭低一寫林屋

可告語況後先於茲者哉而又何足以宣之聊志歲月爾萬曆廿四丙申入朝鮮之五年孟冬一日記

其一

林屋洞有三門曰雨洞丙洞暘谷洞丙洞甚庳其深不能膝𠃬徒名耳暘谷可數十步輒塞惟雨洞為大當洞口有如夏屋者潦水據焉𠌯頭望之陰晦莫可測潮中東西山皆名洞庭未知更有洞山庭山也其名蓋以兩山宜最尊大而反若培塿焉從山腹直過不遠半矢入是洞淺者猶數里乃出直行湖底矣山上怪石錯峙不可名狀大抵類虎林飛來山夫昔所為羅封𥫱畏萬斛

之艘千牛之挽輿致一二帝都禁苑後然偉觀者今若
樹林牛羊充斥糅雜略不惜遽爲鄙夫一日之有箕
坐而歔欷遂有傲賜答澗上有李彌大摩崖無礙庵記就
而讀之欲尋易老室遺而不可得彼築室以處者而不
能竟有之復悵然而去

其十一

洞庭山之觀春梅花仲春黎花夏櫻桃楊梅秋橘橙其
族之所聚連林廣圃彌望無極而各以地盛游梅於涵
村櫻桃於後堡梨花角菴橘橙東村天王寺天王僧守
菴者善藝植其所種稠直蔚茂踰於東村人東村人師

之予始自後堡登岸步躋包山明日宿天王寺寺如在
橙圃中也數百畮間殆無雜樹今歲特穰初熟而未蘈
其觀蓋可知召顛曰人之啄是者金子火珠丹房翠苞
若是皆沆之耳宜更求雅稱者而竟亦不能得然世惟
非人不識橙橘苟識者而讀吾記其富麗晃燿之狀寧
須一語亦誰敢下一語耶寺後即桃花塢而絶不見桃
僧云舊常有十萬樹守菴爲雛僧時寺賣其實尚七八
千餘緉然桃易蚛不能老壽伐而薪焉今橙所處其地
也守菴年七十餘折一足兩木扶之行貌甚古直談種
樹甚詳爾質遂受其術而書之

其三

山水以相遇而勝相敵而奇長瀑大溪介於甌閩之山細若紳帶矣江湖大壑中雖有孤嶼絕島汎焉若漚此有以相遇而未有以相敵善乎蔡昇氏之言是山也以七十二峯之蒼翠矗立於三萬六千頃之波濤徧行天下惟是有之信哉遇矣敵矣雖然猶為未也予兩日行山間所適各一二十餘里皆平衍空曠帶以叢薄林樹果香石細泉響徑路縈繞展策恣進倏然放目乃覺在巨浸中人境四絕始爲之心悸益已忘其爲湖也及至消夏灣高闕相比家有程卓之貲廛市之閒盛若通邑借

不知有山方得地無月不知天更宏

志其山斯又域内希絶之事矣

其四

自胥門望太湖頗憚其廣揚颿行少頃抵中流而諸山四環之似入破壁中也目得憑栿意更安穩顧反誚之曰此㮏岳耳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豈欺予哉登縹緲峰之日目色甚薄煙靄罩空峰首旣高絶諸山伏匿其下風花雲葉復覆蔭之於是四望迷謬三州遁藏浩瀰之勢得所附益渺然彷徨莫知天地之在湖海湖海之在天地予於是歎曰夫造化者將以是未足以雄予之觀而爲此耶仰而視白雲如氷裂日光從罅處下漏

湖水映之影若數畮大圓鏡百十棊置水面僧澄源曰登山之徑不一從西小湖寺上者夷故是日炊於寺而登罡風橫掣人每置足自固乃敢移武攀石據地傴而得留至頂蹲巉間引脰窺望便縮避以其遊之艱不可輙去也更相勉少住然以不可竟相引而下

其五

瞰湖而山宜以觀之親疎寬隘爲勝劣也縹緲峰於諸山最尊受五湖三州之全觀宜最勝然其居奧絕風氣所旁礴遊者不可久輙披猖去其爲樂常不償其勞吾未有樂焉瀕湖之山惟大小龍山石公最親以其稜骨

遊山只不用品題好

剛猛能與衝破波濤終日百戰而不北巉巖竇嵌空谺納濤瀨又類　而柔之幽宮水府百怪潛穴而遊者得娛狎嬉戲暢適其上故足樂也孟冬之朔自縹緲峰下宿上真宮辰起行二里爲大小龍山兩龍之石如林屋而下竅於瀨水齧其膝穿石之反在石下石踞之若浮焉伏而聽之匼匝鏜䓘如縣作於寢室之底其石坼處或數丈或漏如鼠穴水流其下皆可俯而闞也而大龍之石更奇其横出雄跨架鶩於水涯者予必爲之跨其脊躐其頂羣石伏者必穴其旁而入焉每有獲輒盛誇譽題爲第一及至更一處復謂勝之輒更其題所謂如積

吾意洞庭清山水無第一室正佳

薪後者在上矣

其六

遊大小龍山度日渡消夏抵明月灣烙餅小庵中食之相與言曰今日之遊樂矣雖然茲湖之雄而未有層閣傑觀如晴川黄鶴者數成之丘山石瑣碎無以稱焉予所憾也蓋庵中所望者石公之陰面以爲止是耳少焉循山而東山石皆屏立高下絡繹拔地各數十百丈偉特嚴麗瞻視驚聳長天遠波浩焉而來兀焉而應飛舞澎湃有所彈壓氣沮意帖不敢前進於是湖山之偉始合如客得主如百萬甲騎得將帥予遂再拜斂服懲前

水咽石公吞吐萬狀先生再宜着想

之矢詞壁稍上有屋嶄然少空其中巖含人巖爲疏上而樹之曰歸雲洞折而北有如拾級者曰雲梯其下石撻數十畝坐可千人曰千人磯巨石立波中類人者兩曰石公石姥千人磯平亘水澨半入水遠望白頭浪如連山久之始泊岸爲石拋或不得上一二刻若超而升徑而撲人予輩皆大叫其舁巨石擁之與爲蔽蓋湖之觀於斯極矣石公大小龍遇水落時小舟緣壓行其山足空洞處皆可坐大者可布數席羣飲其下今以湖漲故不可入

其七

諸山勢皆涉而登惟石公棱龍頭三山斗出於水。復似欲涉者。而石公山稍近。棱龍頭從高處望如蝦鬚也。就而視之。云如人歛手將揖。未合處有圓州。浮其中曰衆安。有山平若几障其外者曰蔽。蔽所不盡。有引右股蔽之者曰驛。此消息灣也。若是灣者。類緣垣設屏而重開之。即如形家言。世鮮有此。灣南北左右各九里。其後正直縹緲峰前。若自為小湖。不與太湖相通。闢。登蔡氏會心樓眺之。水之觀盡矣。渡衆安洲。回矚居者粉垣綠扉。櫛比於煙翠。而岸之觀備。兩傍山麓。襍樹翳然。霜後鴨脚楓柏爛焉作花。青松翠橘。參差繡縟。小舟貫緣葦間。

左右應之不知頸之旣痞也始予從龍頭徑渡望知其美而亟於歸故未及遊然意結如瘕其後三日復飲於蔡忻州氏登其樓明中𣳾舟灣中而瘕遂釋矣

西游人使不拙

其八

余曩年讀蔡羽洞庭記知有是山又以茲山知羽也後四年始至山中忘賫其書以來然尚能誦之其朗峻高潔可與栁宗元永州李孝先鳳宕諸文等伍意其奇士亟欲就鄉人問之天王寺僧澄源者好事知文墨爲予言羽卽西山人也山有東西蔡村族最盛而羽怪誕有三間齋已處其中縛藁爲二大儒令腰膝皆可屈折繫

不覺書好

亦掃塵一笑

兩旁室朝課易夕課四書自爲解而貢傳註凡旁每闢齋便大訴曰某甲謬甚叱童子牵以來跽而杖之而貢大鏡南面迴其著書得意輒正衣冠北面向鏡拜礬其影曰易洞先生爾言何妙吾今拜先生矣羽尤以筆易自負故稱易洞也羽本號林屋年少未知書日與羣兒走山巔放紙鳶爲戲其母數戒之弗從下遂折節誦讀以詩名交後貢爲翰林孔目祖昇亦布衣名卽撰震澤編者也

論文長或不切而論文則不假易矣要之文長縱于才才長法精合可一

序

徐文長三集

陶望齡

徐渭文長故有三集行者文長集十六卷闕篇十卷藏者櫻桃館集若干卷行者板既非善而渭沒後藏者又寖亡軼予友商景哲及游渭時心許為彙刻之及是歎曰吾槖鏁不言然不可心負亡者遂購寫而合之屬望齡詮次授諸梓序曰明興經義盛而藝文之學寖衰其好古博物之士出於餘力習艷飆薄或未暇究於精微其視古文辭如書者於篆籀蟲鳥然略取形似倣然謂能而羣目淺短眩所希見者高相唱引遂以為夌鍾跨

王罷斥虞挪而不知草隸之變蓋久矣夫物相雜曰文文也者至變者也古之爲文者各極其才而盡其變故人有一家之業代有一代之製其窪隆可手摸而青黃可目辨古不授今今不蹈古要以屢遷而日新常用而不可弊然微跡其緒系又如草隸變矣而篆籀之法具存其間非深於書者莫能辨也今文人之論則惡變而尚同去情而恍貌諱見事裁巳乘以苟附古辭夫道而叶者不擇言觸而書者不擇事擇言則吐不誠擇事則書不備不備不誠則詞成而情事巳隱黯然若象人之無情而土鼓之不韵故弘正嘉隆之間作者林立古學

爛焉修明而所謂一家之言一代之製葢有其人焉而亦鮮矣夫文有常新之用有必弊之術接而不勝遷者情也多而不勝易者事也虛而不勝出者才也饒而不勝取者學也叩虛給饒以持至遷紀至易故一日之間而供吾文者新新而不可勝用夫安得而窮之吾見有文左國而詩有初唐者矣已則人厭之而思去之方其自喜爲新奇之時而識者已笑其陋此必弊之術也文長老於庠阨於獄一著名於幕府其爲詩若文往往深於法而略於貌文類宋唐詩雜入於唐中晚自負甚高於世所稱主文柄者不能俯出遊其間而時方高談秦

漢盛唐其體格弗合也居又僻在越以故知之者少然其文實有矩尺詩尤深與古之窮士如盧仝孟郊梅堯臣陳師道之徒所爲或未能遠過也其書旣後刻者文取五詩取八如文長者於當代不知何如而謂之文長一家之文信矣故仍其始名曰文長三集

看日位置選取有式

晉陽辛會稿序

陶氏自勝國季家會稽鑑湖中其人率柔脆愿朴無工巧伎能之習爲農則寡穫賈輒折貲寄迹而干祿者多困踣少就故其人皆生而事鉛槧白首無從業豈古之所謂士鄉士之子常爲士者耶業專習久於披固宜愈

毎而課效茲日乃有孫於前者農不服先疇工失高曾規矩斯足耻矣田居多暇閒與宗人每文者講業社中未久會予有大故罷去故其文鮮少而一二姻友偶與茲會者輒就所見錄之然其獲益希矣得百餘義付諸坊賈序曰文如畫然非得其神理弗善也然能者猶可匠心率意而爲逮心滿意極而至矣惟畫而貌人文而經義則心意皆不得自用而受成於人之面與書之題不滿不極則弗能善滿矣極矣而易濫易濫也則可以得我不可以得彼贊者誠都貌誠麗令所貌者見而譽曰是何美丈夫也則都與麗者適以底工之拙而見嗤

彊文之辭非好古不可

耳。今之爲經義者有三病。有善繪眉目口鼻而不知位置者。加目於眉。進口於鼻。故雖善而不似人。有善繪知位置而未肖者。似人矣。而非所貌。又有濃眉口鼻修短美惡一如所類。而形合神離。色符意穩者。此三者皆工文者之通患也。求之於今。眉與目爭序。口與鼻競長者。多。况其他乎。如茲錄者。非敢謂善也。而所謂秦位置弗肖人者庶幾免乎。

戴太圓制義序

秋水時至。泊土石。漂槎梗。奔激澒洞。潰潦被野。當斯時。每思得澄潭靜渚臨汎盥濯容與於其上。及夫宿潦旣

選霜清石白淪漪映空寒泉似服心是其趣而又且有消縮暵涸之憂予自通籍來經生制舉之文略已再變壬辰戊戌間文士務極才力旁摭廣騖庶幾乎浩漾無涯涘之觀而徊法毀方浮濫不泚往往有之至辛丑後其能者率刊華出腴相高以理相矜以態其流又纖儉寒弱不復振聳人第見夫滌妝水清爲可愛覩不知繼以消縮且趣於竭也今之經義猶古之詩歌也其盛衰皆足以觀世季札聞歌鄭曰其細已甚民將不堪聞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夫聲大兆王細微替由此言之纖儉寒弱者細之類大之反也是故言文體今日

宜振其弱態以強其神舒有是人焉世運將賴之北君獲卒業於邑父母玄趾戴公之文而豁然心開如登朝堂聽鍾鼓入武庫觀戈鋋矛戟之富其才靡所不赴氣靡所不達而皆極於理依於法程源泉涌發沛乎東之而不失其澄渟鑒徹之妙殆所謂廣不宣施不費節有度守有序者吾邑士誦法於斯文雖躐若乎後猶有夏聲起頹靡還壯觀越其有典乎予樂諸弟子之得師也序而傳之

季生弟制義序

予嘗爲諸弟侄論行文正如人愬事取敏口者能言其

字句求文芟冗句則無可移矣

甚斂者、能省言而無費、文至於無詞費、而工巧裁製之妙靡不備矣、孔子稱辭達、左氏乃云文以足言、足言之文非至文也、意罄辭止、而待於足言乎哉、百人言一事。而或一人悉之。百言悉一事。而或數言舉之。其工拙豈絜度而後見耶。予族人守是說以爲文。皆務斯理簡詞無當今繁富拏縟之態。而季生弟尤甚。予自宦秩歸、見所構義、泊然其旨、闇然其不耀、予曰、子之文信善矣、然世方持鵾雞絃、煩調促節、靡靡相悅、而子挾有虞氏古琴、欲一倡三歎以勝之乎、及試則稍就濃贍、竟中彀矣、然意不以爲善、而珍其舊義、藏敝篋中、甚秘、人亦爭傳

安事其父老真長者言亦仕宦一服凉藥

之其雅尚篤至確乎堅而不渝吾知李生能以其行文者適於世也爲書數言以券之

壽王翁序

生而居越長於峭蒨瀠瀹之間如魚處濕蜂膳其日與狎習而忘其大美及驅馳四方原隰風壤之觀既備然後知山川都會未有相耦相得夷易幽遠如吾越者蓋非老於游不足與語予三仕三免歸歸而頫仰高深趣新景闢輙改其舊於是歎曰善乎子猷氏之言予非周歷而後返烏能知吾土之洵美與斯人之善狀哉惟予於交道也亦然少年意銳思盡友一世賢者相與劘切

再游京師而鈍昏寡與其淵深敏捷之士掉臂而不我顧退而聆思鄉國長者寛中理外魚魚雅雅相宥以過相教以言俗之近厚而無巉岨排擊之態亦未有如越之君子也予既年長游倦迺始能深樂其山川而安事其父老以爲幸甚而恨其知之晚顧復自惟仲尼大聖也轂靡踵數以求友天下而不可得乃致懷於吾黨其稱宓子賤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然則魯之多賢聖人亦久而後信也況其汶汶者哉會稽著姓裁六七惟偁江之族方大興歲丁酉鄉進士君舉南畿而其季其復用材雋名於成均二君皆交予因有以知其太公雩都

君之賢雩都君少孤奉其母以節孝聞其仕也有仁政居有義稱鄉人交賢之以告其郡大夫大夫賓而禮之於僎介君油然不屑也其生平自置與所以教家大指率廩廩退讓言動淳雅望之有敦彝之色予不佞引而歸休幸其族之近古而思事其長老以邀慕宜莫先於雩都君雩都君以茲歲冬孟廿五日爲七袠壽辰先是其三子皆試都下過予僑舍以文請俞予得告歸來徵夙諾予謝曰有之且雩都君又予邀慕之尤者也其曷敢辭夫文士之持論遠取而近遺者多矣胥庭之世與夫壺嶠之山求之於數千歲之前與幾萬里之外而必

作史者以文墨傳也、不如以德業傳

不可得、予與君偕生于此、泛清漣而北巖樾、豈復知有所謂方壺圓嶠者哉、君之父子翫雕釋械、恩敬而雖和、斯亦家之胥庭也、海上多神仙、遼古之人多壽考、君方日游壺嶠而居胥庭、其爲壽不亦後哉、予既閒退、從君游也、日方永、願君無少而舍我、詔以無伐生之道、予將以敦史請焉、

重刻會稽三賦序

會稽山水清淑、君子之仕于斯、其登高而賦多矣、其傳者江左以來于唐爲微之蘭亭絶唱、宋龜齡三賦而已、微之自言、嘗行平水市中、聞村校諸童所習詩、皆樂天

與巳篇什當時所稱元和體者也蓋至於禁省觀寺郵候墻壁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無不道其一時流傳之廣自有篇章以來未有及之者然至于今而攷問其遺跡其能識蘭亭絕唱之名者有之而亦寡矣而龜齡風俗等賦乃更流傳髫秀之童無不上口其家傳戶習殆似元和之誦微之也夫微之見賞於當代龜齡不替於後後來非敢謂文字之優劣意其人功德於越有醲薄與然攷樂天所為狀稱微之觀察浙東下車即奏罷淡蚶之貢課人築陂塘貯水以溉菑為越衆利八年而後去其功德在民不少矣龜齡擢第試只一陪幕辨俄

有祕書之召未嘗至年淹也即其以天語名堂民事作賦不過目吾以其饑踣流亾之狀告諸使君焉而已不然則悲鑑湖之侵削傷和買之莫償嘆酤榷之奪于有力焉而已非有馬侯堰水之功任延張霸尚賢之化也奚以使斯民久而思誦其遺文猶象齒不忍釋也蓋龜齡履繩踐準侃直自致其出處本末絕無瑕玼微之峭直致稱中見廢斥乃援左貂以升槐至愛立故儒衡托諷于揮蠅裴令激旨于平賊當時人情亦畧可見况乎百世以後而責遺民以謳吟思慕尚可冀乎宜乎元和才子之名爲龜齡所聳慕而竟至于不忍言也嗚呼孰

謂文章與人不相倚爲重相乘爲久近耶。然則龜齡三賦殆將與會稽山水共此天壤吾又安知其所窮若夫南公解故于渭南朝君投譽于茗雪則又會稽之盛事龜齡之功臣亦將與是三賦俱稱不朽于天壤者也

先生好言韓子文浮物氣猶水水盛則物之巨細畢浮韓子之妙在能辨也摘字亦文家一法門

題金孟章制義

陶望齡

孝烏金君孟章以萬曆辛丑走會稽贄文於予其文泥澤去華務出簡淡意津津自喜予謂之曰有情事於此一人顧若溜舌若電縱橫捭闔吐詞千百而其事白其情殫一人卷舌樹頰片言居要而其事亦白情亦殫二人者孰辨孟章曰莫辨於簡言者予曰爲文猶是矣辨甚則簡吾子姑患弗辨勿遽爲簡也簡而弗辨去啻幾何是時孟章之技骨不腴神不揚故予砭之云然甲辰復見其文於都下其骨愈立然腴矣其神愈闇然揚矣

子謂曰是役也子戰必勝既而罷還來辭予曰子技自工不勝者命也丁未舉於南宮以書及所衷義來山中若謂予者有步趨乎笑曰予不聞張長史之草聖於爭擔劒舞乎傭夫之鬭伎兒之弄何與於毫素然而物有相觸者志專而功苦也昔吾子之問業於予也心靜一而無他色伊鬱而如不能自解此專苦之至也予言鬬夫舞伎而已何功之有予以是物為政治必辨以是物求道德業必精神將告予直舉子業已耶丁未嘉平月廿日石簣山樵陶望齡書

湯君制義引

章甫伯評說蘇文處第許子雲不如子瞻請溪摘之

文有意到有語到古之人蓋亦有意至而語未至者矣夫瞭然於心胸之間而詞不能宣故繁而不約偏而不圓繁似博偏似奇兄博與奇者亦古人之病也而其善不在焉今之效為古詞者烏能詞哉詞者意之極而淡者詞之極也其入深者其出必淺其造端也甚難其成章也似易不知者率然而讀之未能知其工也蘇子瞻云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夫文固有似艱深而眞淺易者楊子雲是也則豈無似淺易而眞艱深者乎蘇子瞻是也今之為古詞者已未能病而易古人病病焉轉相易以為舉業而

陋益甚累之連牘而已未嘗寘一語焉吾何由而窺其意哉而又以爲奇博爲艱深噫其亦過矣宛陵湯君之於舉業其致微其入若洗濯刻磨無粉澤脂膏之態約而能圓其意與語可謂近之矣觀者將以爲淺易與以爲艱深與世有蘇子當自能辨

以文睿人其耻莫如大熱心眞益性諦

箴

效唐尚寶山房箴三首有序　　陶望齡

唐尚寶山房五戒余每揭坐隅以自鍼砭暇輒效作三章叅余寡交簡出其二累較少故不復贅云

以人求我拒之心熱以我求人從之而熱維情之熱理浣斯凉媿發於顏如醒斯狂求我者戚我求實疎戚猶能宥疎豈諒予大賢所譏比於寒蟬我之不賢姑以自全

其二

使爾知道可説則非爾不知道説之奚爲如貧數金而

無一錢如盲導人不扶而顛盲須自醫貧須自飽欺巳猶可莫謾他好如冬月雷蟄伏無聲旣其解矣雨施雲行。

其三

彼來爾者豈謂爾能紙尾數行以官以名爾之譽之豈謂彼賢遊道之稱達心之言乞憐得飽舐痔得車以文諛人其耻莫如杜門袖手焚硯瘞筆慎爾之思以愈爾疾。

放生惑也、勸放生惑也言其非是亦惑也、然而仁人之言可思矣以此例推、

辨

放生辨惑

陶望齡

芝亭張子、雲來王子、與諸善友、以萬曆辛丑仲夏朔、創放生會於城南、因書雲棲大師放生文、會稽之首、復命鄙言、贅於末簡、予惟慈心功德、昔賢已詳、無俟復論、第取聾俗所排堅難猝破者、略為答語數條、以解羣惑、嗟乎、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自古已有斯語矣、而白首之士猶迷而不解、是為鮑氏弱子笑也、

問仁者當宏濟蒼生、拯扶赤縣、何必留情微物、效彼

小慈終同兒女之嬉、豈有丈夫之槩

答事有弘微、心無巨細。捉象搏兎。獅子之全力具存。纖草喬林。宗雨之普滋靡異。然則心非大也。豈嫌着小而不爲、心非小也、要見小事之非大。必如子言、則畜池無相鄭之功、而親細豈王殷之畧哉、不知天心等愛、道眼普觀、擧斯心。既無廣臨之殊。論物命。亦何貴賤之別。故寒生頓貴肖翹等活、萬人世主、圖王殺赫、優於天下、寧當暴殄、但貴擴充

問親親仁民、仁民愛物、序分先後、施有重輕、當圖厥重先、置茲輕後、

答以劫盜而爲奉養、不若止盜以寧親、以屠劊而效布施、不若損施而全命、蓋一恐而生百恐、亦一慈而該百慈。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則濟衆者、寧當殄乎物、昔有儒士、曾處圍城、始雖蒙被而猶戰兢、後則登陴而親捍禦、乃謂人曰、勇可習乎、夫勇由血氣、猶以習增、仁乃性生、豈難漸學、故當滋吾生意、遠彼殺機、生爲至順、故好生即召順之階、殺是極逆、故遠殺乃去逆之要、若能時時救物、念念利生、將使戾夫洸愛、如轉春色於寒柯、逆子承歡、若濬源泉於勺水矣、

問物既旁生、與人非類、若網罟畢弋不設於先王、則

鳥跡獸蹄必交於中國、雖云愛物、終至妨人、且雞鶩長生、蛙魚不殺、其類充塞、恐無所容

答、獸有茂草、魚躍淵泉、並育並生、豈妨豈礙、今蜀不食蟹、楚不捕蛙、未聞楚蜀之鄉純爲蛙蟹所據、殺之而類乃滋盛、不殺而生反不蕃、人年之言、其故可痛、

鬧鱗鬣未舒、網罟隨及、既難逃爽、奚用放生、婦人之仁、哲士所笑、

答、凡有生命、總是無常、人亦同然、非止於物、倘以物命難延、理當烹煑、亦將謂人生無幾、便可誅夷、然獄中必殺之囚。然上臨危之病。療者猶欲留連於朝夕。刑官亦

必轉展於秋冬。此决死而尚冀其生。彼更生而未必即死。况夫放救之衆。本吾慈憫之心。眼見其生。便似永投生路、手援其死、即如永脫死門、則死何必豫疑、生何須終保乎

問衆生就死極多、此會放生極少、救一漏萬、何取普周

答愛以心行、慈由術運、昔云仁術、尚不妨殺羊以易牛。今者慈心。亦何害救一而漏萬。惟心惟術、自普自周、故數錢布施量等大千、况衆命更生、功豈小補、濟旱元非一瓶、終愈並稿之他苗、繞塔豈合遊畋、亦喻投湯之句

水且愚人適口智者娛心但知適口之可甘不識娛心之大快是故涸鱗乍濕籠羽更騫方遊釜鬵而倏返江湖將就刀砧而俄辭絆縶似赴市曹而逢赦如遭寇虜而獲還躑躅方甦悠洋忽逝於是在濠知樂對水忘饑覩此生全覺輕安之在我慶其脫離如重恙之去身彼箸下萬錢食前方丈三寸舌外美惡何知一嚮飽餘腥膻可厭其爲娛樂曾有幾何豈若脫彼命於生死之間怡吾心於飛躍之際浣情滌淼同斯縱壑之歡送目煙雲借此排空之樂然則衆所營者口腹吾所娛者神精眼適互同心口有別耳

問物元非物、生亦無生、但須究了一心、即是曲成萬物、投厓割肉、尚屬有爲、贈蚌放螺、徒滋勞費、

答究窮至理、雖何死而何生、曲徇物情、亦欣生而哀死、蓋以衆有即真無之域、涉事即融理之門、若執無爲而病有爲、則無爲之談適資慳吝、執無生而訾放生、則無生之說反助貪殘、既噉肉無礙真修、豈放生反乖妙理、即如所謂投厓割肉、則身執盡忘、餧虎飼鷹、則悲心彌廣、運悲心而希爲之功斯著、祛身執而無生之旨冥符、今則所重者已身、所輕者物命、寳已命、既宛爾貪生、殺他身、乃托無生死、斯又與於不仁之甚、加諸俗士數等、



矣。

序

賀郭青螺平播序　　黃輝

播州平天下大喜蜀黔楚之人更相賀焉或問史某氏三方之伐孰爲多史某氏曰非吾所及也抑亦黔蓋猶難哉去年征播人謂不必克予謂以天下加播何啻泰山之于一卵所不知者强鄰或與陰陽而延之喘苟能使無與爲陰陽而延之喘播可立盡也是用黔者之責也初綦江敗聞吾甚憂吾蜀已聞其還蟄黔也乃笑其大愚人曰始渝以偏師挑也彼且心焉已矣黔以全省挑也不竟兇不止夫酋挑亦逆不挑亦逆耳彼何愛乎

渝州而自還不暇若唯恐人之擬其後然時蓋方陰有與焉而內巳不能無猜故避蜀而利黔之瑕夫黔則誠瑕矣貴陽一奮外皆爲敵塲兵未至餉未集城門晝閉郵驛幾梗人心兀兀若不保旦夕當是時微郭中丞歃血而誓水西之師黔未可保也何也酉不善兵而好爲虛聲如巨蟒畏人之害巳則磨牙睒目肆毒于穴旁之人蓄草木以示武于儕類而恐喝乎遠近謂必無敢嚮邇者此坐而取熏射之術也然方其未穴也所當亦無不立死故播酋之貫無慮不滿也而患其以黔滿貫也鄰酋者見我之故嘗小挫而意酋之未可猝拔擁兵如

曾聞黔中孝廉言此三句最切情事

林莫適可倚能雖會者獨水西耳然形迹牽率彼且不自保無疑而况乎他人不意中丞之遂用之也佐中丞策者曰今用水西兵非敢必功也且以與我爲黔而徐使與衆爲播又不意中丞之用之而遂有功也天下之利害衆人見其形智者見其情情得則機圓機圓則勢嘗在我今失水西之役主者一情也從者一情也代而行之者又一情也如主者從者之情與爲黔而可矣然主者制而不得從者行而不制惟代者制而行焉吾因之可以必有功彼其情豈我之情哉而吾因之可以必有功者何也此雖功成事定尚未易語人而况乎疑慮

紛紜之會耶爲中丞者亦既苦心甚矣黔中諸君子將歸慶于中丞而問言于史輝氏史輝氏曰嗟乎古今豪傑之有功皆出于不得已也得已而功吾悲其爲民不得已而已吾悲其爲人惟有功而出乎不得已則事定而百姓安之播事初起數沓紙可了耳無奈瘍醫之黨瘍何也欲深厥毒而後乃自爲功毒深而黨瘍者去矣有妄庸醫焉不勝欲得于主人而嘗試于鍼艾之一決勢遂殆于不可爲良醫承二敝之後愕然見其難爲而正治之必無幸也乃以五毒之石從而攻之僅乃獲瘥得已乎不得已乎扁鵲有言吾非能起死人能令不當

死者不死耳是郭中丞之所以用黔也夫毒之爲用取中病而止苟病已去而毒之勢尚有畱鬱乎經絡倉卒不得盡行者雖目前未即爲害必將俟便而逞泄之是而不爲之所又將以藥造病也中丞之苦心其殆未已乎哉凡天下所不得已而爲之者必曰權宜既以不得已始之亦將以不得已終之必如是而後可以已也易之行權莫如巽巽木之乘坎水曰豚魚吉利涉大川木游也水虛也以虛而游權之義也然有險焉匪信弗利豚魚之于風也至信信及豚魚何險不夷也播州之平中丞善權哉予以爲不離乎信故能以蠻夷攻蠻夷是

豚魚之及也所謂信者豈硜硜爲哉因其情制其形處置得宜務服其心而已矣中丞以博雅善天下世但知其文章政事茲乃一試其武已奇偉卓絕乃爾令天下多事割鮮方始雖欲不爲功人首惡得而辟諸吾不見中丞十許年矣其風流德澤被蜀猶新蜀之父老聞郭使君在黔引領曰黔必捷蜀賴之今果然然善後之難難于事始使君庶幾强食嗇神爲黔圖百年之安安黔所以安蜀也輝敢因諸君子而薦之

遼東奏議序

予讀李公撫遼諸疏喟然曰微公且有遼乎然豈唯遼

哉遼之隅泣久矣往聞之邊人曰遼無塞以堞畫胡耳沙日荒荒馬蹄蓬根氈颪曀天寒燐晝流犬化爲豺貔視路人是時獨中虜而既若此矣又況乎禍絓于倭也遼亟虜天下無預以天下救朝鮮遼迺當十二三又爲枕席而過天下之師以氣息才屬之遼而首有戴肩有任腰有紐其不僵者一髮耳所以猶能遼而至今茲者右屯之守堅之也虜視右屯不啻口中蝨然驅數萬騎直走三里城下環攻之八九日而不能甘心焉者鎮武之捷奪之也假令鎮武無功則我益靡虜益進右屯以往可坐而蠶食矣我且不能遼何暇朝鮮朝鮮盡則倭

又一虜也更數年無遼矣然則鎮武之功天下之功也初公至遼遼不能爲人公爲之請餉遼用有腹請馬遼用有足料士訓勇遼用有手殊戍于鄉遼用有血脈明斥堠嚴偵諜遼用有耳目核功罪必賞罰遼用有氣而公嗔咻旨厲時則父兄時則師帥自爲心膽乎其中於是乎遼乃爲人而犬羊虜矣七月祝寧十月創虜一何神速也東虜創西虜走無復敢深入小酋俄乞市往往徼虜情輸我我得緩急爲備自是諸救朝鮮者道遼如道內地竟掃倭東之朝鮮乃無恙而陪遼矣吾故曰鎮武之功天下之功也方虜欲入公募能得酋裹首者立

與五十金特許馳馬絕幕府中道出目送之寵甚觀者如堵咸骨騰肉飛相與言公言一戰而存我遼死猶爲之況未必死乎故戰咸自百右屯既完則引守將上堵慰勞之幾欲下拜父兄師帥不當如是邪此遼人所欲得爲心膂者也公嘗言事務實効耳紛紛飾觀聽何益語有之救火之家何暇白其家大人故公事事三年可無疏不疏疏必直抒横貫委曲反覆根極情狀而區畫之一一會文明理如指諸掌筆所未曉意已前暢使人讀之未暇竟而首囿已肯矣昔趙充國上金城方略殆無賸語房玄齡陳事千里如對面談之兩人事則其文

恤民是補劑今日今可必之攻藥

左丘明最善言戰政司馬遷次之之兩人文則其事辟趙房所自言如鏡入影左馬善貌人並神情得焉予嘗恨不合數君子爲二人今庶幾于公見之矣公起家年少文章政事名稱傾一時試武遼東遼功于天下比復以賜劍瀦播州然固挫虜緒餘耳　上方倚公如長城繼甯今經緯事業頋何當遼播予獨有感于公之言遼也者曰無歲不災矣虜得我民猶務圖之我實有民而莫之或恤是齎之我而死不若掠之胡而生也斯言也痛切深至皆他人所不知言不能言又不肯言者卽痛哭流涕亦不是過嗟乎天下一遼也公豈獨爲遼言之哉

鋪句真自歌呼稱意

詞

大司馬崑田那公帳詞　黃輝

伏以北門樞府久藉將星南甸畿庭新移卿月帝衡勞逸賜夏省以息肩天鑑孝忠俾晝行而繞膝鍾山紫氣公作龍蟠淄水白華毋方燕喜神標凝遠思緒汪洋時備四以希聲月成三而比讓有肩則受于躬若無秋駕履繩馬能言而相樂朝硎游族鸞應奏以皆虛爰從起家則善爲宰用斧喬魅是閑毛龍股掌羌戎卵翼鶡狗腹心將吏爪牙熊羆逮問罪乎夜郎乃修文于白帝念姤津始禍詎煩小白之旗嗟鬬穴終凶安辱大黃之弩

苟鴞猶革響卽鹿可擇音疇云播境之非人不道蔡民之卽我未殫籌筆已迫簡書會師宿于朝鮮復廷咨乎都護掃封爲戰僉曰公宜戡亂以文是云我武狐埋狐搰往轍孔明君始君終今蓍畫一擅章甫發旗采頓新叱咤則海立大郎指揮則山搖對馬鰩騰徃擻地盡天聲鼉疊進深物如人意菁蟣逋孽獻骨樂以導前漩溜潛臣蓄髻橋而助順旅拒必北鼓行而東梏木濟兵鴻耳如朔而過席王京整衆艇鯨應指以檐夷乃伐樹以盟師遂絕江而捲敵礮雷怒發陰火電其威光矢雹激飛剛牙飇其銳氣鼓環浪束骨已青丘鱷鋸徒張血

俄丹浦遂使島奴鰯竄恍鯨避乎蒲牢我衆鋪敦類鵠
求乎龍子網羅路絕巢穴情窮天吳九頭俄褫其魄水
黨八足空偃厥雄棄雉翮之城裔方決爵望瀛靨之嶼
口故御犀窘巳極于闐三倖距徼乎借一神弓飲羽傾
蜃閣以為烟鬼彈收九碎鰂帆而如雨狂氛旣盡善氣
聿臻禾黍自春淨遺洲之髮鏵闢門不夜返故堞之毛
人遂令異域之君臣眞作同朝之賓主乃料萬戶爰申
八條招貔虎而國殤靈存賴尾築鯨鯢之京觀宛雪碧
蹄三折肱而起危徒得君重九頓首而輿滅無以公歸
且夫緣馬報蛟尚播烈夫之英問因鳩譬鷄亦流公子

之慈聲況復地儉一成勢縱棲越乃至咸踰七稔功百
太揚
存邢昔充國之護烏孫徒紆往返逮定方之征百濟僅
侮亂亡何如以髮引之廢邦剪川增之勝寇盡驅鱗介
再復冠裳與波上下之兀山倚六鼇而復定隨波往來
之義嵬依三象以如存從古未聞于今獨盛自非名在
佐歷道通神謀下取額而受書機先帷幄右袪衣而得
兆威薄兵車則何以肅將　天威勣弘再舉丕震　聖
怒謀出萬全奪虎口之鮮民還諸箕子滅兕皮之奄衆
兕干周公若哉策勳飲至光生盟府之華文仗鉞秉旌
氣奪穹廬之葉吹蕩書沸魏彌深零雨之思盟壤崇秦

寧滯景風之賞昔者受命無以家爲今茲報成幸而親
健单輿迎養雲常繞乎狄公妻贖陳情日用舒于萊子
上旣難其去仍體厥私俾殷晧京便觴故里馬曹群佐
佇分爽于芴端軍令一家更流權于羮外咸謂斗牛之
墍徃即看台揆之　召還維囏難險阻之備嘗勞深薇
芑致祿位名壽之必得享及蘐䔲朝著殊榮人倫盛事
屬大夫某等夙承經緯得習安攘白虎旛前市馬尚騰
乎首蓿黄龍幕底樹人何啻于芙蓉憶昔剖符玉律猶
噓乎黍谷維茲開府繡裳仍照乎檀山感國士之見知
素絲幾報願丈人之益壯朱紱方來悵祖席之星移幸

慶樓之月在謂僕不斂辱公未知東草新詞愛歌舊德

云爾

題

題旌義李長者冊

黄　輝

予讀此冊、蓋屢太息焉、嗟乎捨必報人皆知之世之爲李長者何少也、今夫富而慳者、以一錢爲命、貧而丐者亦以一錢爲命、是二人者命竟何如哉、或夢得百錢、飲食其半、而留其半曰、以待明日、覺而曰、吾早知其夢也、悔不遂盡之、則人莫不笑之、夫醒夢之今日昨日、與生死之今日明日等無以異也、盡不盡皆夢也、而以爲不若其盡也、是人之所以爲夢而夢終無覺時也、富而慳、貧而丐、其命視一錢同、竟無一錢可爲命同、彼所謂命、

者窮矣破慳爲捨以捨爲命而命非所捨故有慳之夢有丐之夢有捨之夢則有慳丐與捨之報之夢而其爲夢也一也然則無捨歟曰何爲無捨耶以夢捨則窮以覺捨則無窮其捨也覺其報也亦覺覺則捨無所捨報無所報無捨無報則命命而無窮矣至人之通宿命也其千百億刼之所捨固無足言而其所不捨者乃至于慭極而發歷悲夫未有捨之不能而能捨捨者也故以覺言捨則一錢以往皆可爲無窮以夢言捨則此一錢者慳人封之爲泰山丐人擲之爲鴻毛是富人之重命曾不若貧者之輕命也因題此卌而歸諸長者之聞孫

儀部克蒼氏曰、世之君子將由捨而之乎無所捨以卑而爲冊、以無窮爲子孫、其必由長者入矣、



說闢
而多
奇詭

銘

阜潤堰銘　並序

黃輝

阜潤堰堰冷水河也所溉田至萬餘畝河出青石關吞小霸而北水饒可堰堰議蓋與河俱矣或曰河水急下則漁散無所用即強之傳嵓嵓石又剛頑不受工柰何河如能言必曰沃漢工者盡吾族也遠則若漾水若黑龍江近則若紅花河吾即不漾不黑龍江平哉于紅花何負而獨不吾以也吾懟之夫數族之爲沃也豈其固然而無所須人散則聚之峻則夷之迅則折之卑則舉之習劍愚困慮無不委蛇以從者

故石頑水智組智化頑頑雖有至剛不礙柔行而吾獨
不得預是且夫猶之水也而擅吾冷稱以濟夏畦水
火相得壞爲自倍世孰有知予而用之也者嗜石如
能言必曰世所利于吾而取之者雖細不愛而曰獨
梗于河渠也壽雪吾于水火乎夫火吾不厭如金受
煉水吾不拒如木受鋸其奚剛與頑之有若是者民
能爲河與石言之而無能使吏之不詞于斯也以止
蕃至登州李公來守漢中而後民之言若河與石之
所自爲言也試諸大石黑石兩堅崙嵓咸受命遂事
于民所欲堰巳而曰根畢所灌步再升之水益尊田

益高閘于甕灘以分河河行于鑿洺崖引之穿谷入渠五里下于田田以次受灌瓶建于貫溝轂綰于三溪尾閭于賴家口入于河瀦水者里二十堤之者里一十有五閘若堤皆植以椿甃以石夫以畝料凡千八百指穀食于廩七百石而緡若木若鐵若匠直若委官饟皆給于公民自効者木千株始于萬曆廿五年秋九月至廿八年閏四月二十五日堰成字之曰阜潤工凡二萬八千有奇力取諸隙功取諸漸皆率僚屬行水勞以酒食錢幣公私爲一故紓而不勞終始不鞭一人是歲大熟登拜將臺而望之並河膴膴與

泝源名言

漾黑龍紅花所灌等父老抃舞前爲壽曰幸甚乎公之以天利利我也之河也蕭曹倉卒漏于營度忽乎千八百年以至于今日所閱賢智循良若而人曷其無一人暇而不少顧也天其以開我公哉我細人則何以報公與目者公其鄭侯乎陽侯乎以大利利四海必自斯渠始公笑謝曰史起偶然得漳河耳何必賢于西門豹哉且斯役也民之欲也上下之力也於吾何有于是撫臣按臣以堰績　聞事下大司空紀錄于司功氏其冬公再入計考在異等吏輝氏曰吾于李公同年兄弟也丁酉遇于棧評及堰故予舉爵

祝曰勉之哉其利萬世吾能爲兄書今果然乃以漢
父老意爲之銘公名有實字涵虛登州黄縣人以地
官郎中守漢中銘曰
漫漫泠河疇束于山如土水雪以雨郊暵其甫維何靡
霽靡愆如龍驤首所顯蓋攔爪攫鱗張萬項蜿蜒埆確
薖受潤獨先如燕用毛者舊首霑勢轉科盈忽涯于
平如驥御良惟人折旋上膏爆如沴以清寒如竭得飲
不露而廾舄鹵榛蕪此爲沃原如得禁方晨痾夕痊孰
實爲之李父在焉當其慮初或謂大難公曰試哉于彼
危礦石聳而立首受鑠鑽如烈丈夫軀以功捐河躍而

分自爲別源如大智人更姓就便僉曰可渠公曰徐旃
毋害而農農餘乃前春授于埜穀食于官時適儉飢民
賴以饘壺漿邪許手口並驩三秋一春累功斯全爰洗
新渠以受決川如聘姝子清道而延旣懽旣被彌潔以
婣吐氣爲膏出言爲泉凡所經緯滲漉釀鮮粒我秔秫
三倍粟積我箱我釜油油田田誰謂河冷風薰日暄昔
蓄不施豈河之慳有而不庸古何闕然昔賢有知必喜
以憮憮于我公喜濟民藉翼翼李父身爲豐年如太和
氣東西北南其被漢者如海之渰公陟有時冷河無遷
我祀李父莫如堰專勒銘于期萬禩無諼

序

曾太史集序　　袁宏道

嘗怪退之論文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病夫文道之貌也唯恐不式奚取人之嬉笑呵怒以爲快及讀公所著毛穎傳無甚僻者當時以爲譏戲不近人情雖至相習如張文昌輩猶有遺訾其歎服以爲絕奇不可及者獨柳柳州及李肇耳夫人情譽因而惡創其所習觀曹然好之耳目稍易驚詫頓作安在譽之不爲病也余才力不逮古人而妄意述作一時諸君子所膾炙者謬以爲非遂欲去同取獨世爭笑之而退如

語洞處自道

曾太史獨以爲近古過相印許余與退如非素暱也豈別有氣味耶余之稱與毀不足道而使退如有譽無鹽之癖世之笑之當有甚于余者也退如詩淸新微婉不以儁傷其氣不以法撓其才而余詩多刻露之病其爲文高古秀逸力追作者館閣之體主嚴退如則爲刁斗爲樓閣敘記之作主放退如則爲江海爲雲煙余文信腕直寄而已以余詩文視退如百未當一而退如過引若以爲同調者此其氣味必有合也昔人謂茶與墨有三反而德寔同余與退如所同者眞而已其爲詩異甘苦其直寫性情則一其爲文異雅朴其不爲浮詞濫語

愛人笑恐人于非

則一此余與退如之氣類也退如善名理一時同志如雷何思蘇潛夫函蓋合而水乳契是其中有眞臭味非文字相也雖然此猶能氏所稱下士聞而笑者其于文一機軸也昔有禪人爲老衲所姍笑羞澁不能出一語次日請益老衲曰汝見登場傀儡乎曰見曰汝不及也禪者悚然問故曰渠愛人笑汝畏人笑耳此語與退之互相發退如欲見性命於文章乎抑即文章見性命也俱當於笑中求之

道學

文特莊雅不似他戲

監司周公實政錄序 代

天下之理亂視吏治浮實而已世之敝也爲政者獵華

譽而以城池錢穀爲俗吏事嗟夫事誠俗也盡天下之吏而皆以爲俗誰爲任事者此游談也古稱繪事家貌鬼神多工而人物乃拙何也冥漠者易詭近取者難似也夫高談浮舉鬼神也無尤者之所跳匿也繕修錢穀之事人物也經世之碩畫也晉之君子喜爲清談而陶士行爲荊州刺史獨曰老莊浮華不可行至於私稻官柳木屑竹頭皆親自綜理晉賴以安晉之南渡不即胡羯者俗吏陶侃力也宋之君子高談理學而孟珙王少隨軍伍至其帥荊湖首通三海修七十隘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待襄蜀士之歸者其稍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

民不知役宋之耻所以雪而夷虜不即鳴鞭者俗吏孟
珙力也使一世之吏而皆俗若此俗亦何惡噫此荆楚
故事也今天下承平政修職舉搢紳先生裒衣博帶足
以坐鎮而浮譽漸張綜覈少衰莞庫穅粃之說亦時有
之監司周公來蒞荆土獨去一切華飾修行實政其大
者如繕城浚隍興學積貯凊屯恤郵量淤湖去浮糧等
類皆王政首事興除具備公通籍三十五年一操不易
大都悃愊無華不求人知故公以是見拙然亦以是見
伸公之學如良金在冶久而彌精又如深山松栢飽歷
風霜愈見遒古蓋公之才識卓而又閱歷世態久甘苦

辛酸備嘗之矣此自古國家大事常倚辦老成人也今公以外臺僉晉卿秩此實異典昔丙吉謂魏相曰朝廷已知弱翁治行矣且大用今公知矣措此實政于天下猶反掌也某等下吏日奉公教條從事淑公最親而不能挽公之去遂以公所行實政一一編次付之剞劂冀以自程復用垂示將來公行矣異日荆人將尹公與陶孟而三之

于畱亦不知帝心特爲一見

論

羽翼已成

許 獬

昔者留侯招四皓定漢太子盈人皆以爲脅余曰非脅也良蓋窺帝之欲而順以導之者也何以知之曰以帝之言知之羽翼已成之言此帝之愚戚氏也然而帝之肺腑見矣何也人臣之悟主固非一實大都不中其所病不可以得志叔孫腐儒也不通時變而漫以尋常書生之談爲帝道說此何足以回帝意者帝之欲易太子非爲戚氏也爲呂氏也非爲如意也爲太子盈也呂氏以鳴晨之資險巇之謀剸信剸越令功臣人人解體是

撤太子之羽翼也太子柔脆中外稔聞其所爲用不測之恩施不測之辱以鼓舞天下士者恐未能如乃公是太子亦未能自生羽翼也夫以母悍而子弱怨且忌之者多而羽且翼之者少則中原之鹿幾何不爲他人羮此帝之所慮也淮南之變帝不自將而欲將太子豈帝平生之英風猛氣至此而薾哉亦欲其破賊立威名而遺之羽且翼以成之也蓋至於太子不將帝卒往而帝之欲易太子之心始决然帝沉幾者也樹子未易而輕播青衣逆鱗之規數陳而金玦之意益章蓋亦故爲此意以觀中外將相士大夫屬係太子之心謂何耳周

昌諫帝心喜矣叔孫諫帝心又喜矣迨至四老人者松顔鶴髪翩翩左右追隨大爲太子張羽翼帝之心益喜太子之能得士益喜吾之有子爲可付天下事無憂矣故雖逃其父而翼其子帝不憾也雖輕士善駡之言近於戇願死太子之言近於劫帝不憾也帝之所憂者憂太子之謦控豪傑顛倒賢俊不能及乃公非憂其勝乃公也憂天下以呂氏之故携心於太子非憂其死太子也故曰傾公幸卒調護此帝之肺腑也語戚氏曰彼羽翼已成不可動亦帝之肺腑也然帝之示四皓也以眞示戚氏也以假而露其眞此則帝之權數神機所以爲

不可及而良之所謂難以口舌諍者也或者謂帝晚年心蕩溺愛尤物大本既搖侘傺不堪似爲迫於羽翼之難動而萬不得已然者噫嘻此豈足以知帝哉帝之意豈故令天下知哉信之王也嗔可作喜太公之在鼎上也嚬可作笑伏弩之中也傷胸可作捫足孰謂神機權數如帝而不能以幻言愚一戚姬哉不然四皓老禿翁也帝果惡其羽翼除之易耳即令不除而彼以八十瀕死之人欲爲太子張羽翼於高皇百歲後吾知其骨已朽矣吾豈眞畏之哉故夫帝之心良知之良之所以中帝心者帝不知也帝之自言曰吾不如子房而後之論

者亦曰留侯善藏其用嗚呼惟善藏其用此其所以爲
子房也

書

公無古文名然其氣樸人不死必以文自表著

上龍江沈相公書

許獬

某自少時伏讀公爲宗伯時所爲舉業式頒行天下者則已知當朝有沈龍江先生銳意斯文以世敎爲已既壯守其轍不敢變遂叨一售官中秘未數月而公膺天子之新命入贊大政爲天下宰某私喜自語賢者固不負其位位宗伯也宗伯主文章風敎卽以文章風敎爲已責宰臣知天下政獨不以天下政爲已責乎而釋之乎文章雖係世道汙隆於天下之利病安危要不甚急若大政一失則所關於天下甚大所關於公之出處

亦甚大自古大臣以禮進退始終其節不汙者甚多有之其去而復起而能厭人望者鮮矣其復起爲天子之宰而能厭人望使無憾者則又鮮蓋非獨任大責重者之本易爲力也亦以望方新則難塞一不如意而苛論我者倍常時始爰立之命下人曰上以人望用公有曰非也利其衰且弱不爭事可以惟吾所欲爲又有非之曰否果若此曷若無之之爲愈也闕位闕不備者久矣果若此曷爲獨畀公蓋以公忠勤可屬又久居田間習知天下人情所苦樂行且視公所引當否爲舉罷及公之辭也人謂公必不來夫公嘗謂上卿致政功立名成

年七十餘老矣復何求而來有應之曰然公功立名成又老矣復何求而來倘其來必不苟又有曰然來而苟不如不來有謂今天下有一事乃舉世所共毒而上心所甚其囊欲罷而不忍罷也公雖爭必不聽來何益有謂主久虛大位待公必有以異公且既嘗欲罷之矣公爭之或聽其可以來嗟乎聽與不聽於公何所重輕獨所謂爭不爭與爭之力不力則天下之所爲覘公而高下其議者盡在於是昔里革罟正也而斷魯公之罟屠蒯膳夫也而徹晉侯之膳張釋之公車令也追止太子梁王之車且劾治其大不敬狀至使人主爲屈已謝過

而後得釋郅鄆門尉也死拒車駕毋得夜入所轄門至移從他門乃得入此皆卑官小吏能舉其職卒光史籍令名無窮矧上此什伯者乎故職苟舉矣雖以晉正膳夫公車令門尉之官卑寵薄而猶爲道行職苟不舉雖貴爲公相而猶爲道不行也苟足以行其道雖以晉正膳夫公車令門尉之官卑寵薄而人猶願爲之苟不足以行其道雖貴爲公相而人猶恥之而不爲若曰吾自有濟移默奪之術無事乎悻悻焉去就若小丈夫者之見則非庸愚所能知也某淺陋無知識惟習聞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之義謹拭目觀公之所爲惟 公審所處幸甚

論

周亞夫眞可任將兵論　陳　勳

人主必知兵之道而後能重將臣必豫審天下之勢而後能用持重之臣夫兵之道呼吸百變迅疾若風雨刭化若神鬼然動之爲用而靜之爲樞輕之爲變而重之爲主也藏于九地非重不深守如處女非重不固君命有所不受非重不威故得百戰將不如得一謀將持重以濟其謀則大將之畧也畧城邑捕虜上首功戰將能之據天下之勢觀釁承敝爲不可勝以待人之可勝非大將不可予觀漢文帝之重周亞夫而知帝之深于兵

大都文帝作用大於武帝

也且非獨曉兵亦善審勢何以知之曰于其勞軍細柳知之夫詔以天子之詔而不聞天子入軍而不得馳見以軍禮而不拜此亞夫之自爲重也徐行按轡改容式車稱善不已此帝所以成亞夫之重也若以棘門霸上之禮繩焉皋且坐不敬矣知軍事由將出而以重委之合于跪而推轂不從中制之義故曰深于兵然則何以言其善審勢也蓋是皆漢無事久矣然帝且誡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眞可任將兵是明以吳楚之事屬亞夫也諸侯王封國過大而皆有慮制之心賈生髖髀斤斧之策適未及用帝亦知夫易世之後天下之亂必發于

前席賈生豈爲神鬼

吳楚而吳楚者剽輕之國也此可與持久而不可與爭鋒吾以天下之全力付之持重之臣按兵觀變彼之輕銳慓悍盡于堅城之下而無所用之將摧衂奔潰之不暇帝葢籌之審矣且是時高帝之謀臣猛士既已略盡矣袁盎鼂錯之屬反覆不足倚灌嬰弓高侯等僅僅偏裨之任深中沉毅獨有一亞夫耳彼其臨以天子之尊而不改其度此固七國之所不能驚帳下擾亂攻殺之所不能動者也予觀亞夫之成功要在以梁委楚堅壁昌邑絕其餉道待其飢而引去而後追擊之雍容整暇不震不竦而敵卒不出其彀中眞大將才也彼方奮其

武怒連衡而起使驟而與之戰勢必不格漢之為漢其未可知帝盖度夫七國之事惟亞夫能救之彼知之于細柳也故曰善審勢盖帝知畧頗類高帝高帝知呂氏之必為漢患也乃曰安劉氏者必勃也然絳侯賴曲逆而後成功至左袒之令幾乏成筭亞夫之持重善謀殆過其父哉李廣亦漢代名將然不用古兵法恃其趫捷耳晚乃辱于衛青此輕動之過也武帝名善用人然至于李陵之事而失之也夫欲飛輕僬之士無深謀遠筭而令其五千人橫行匈奴哉故文帝亞夫可為萬世將兵將將之法

讀徐渭集

陳勳

胡少保雄桀人有踞洗慢罵之風顧獨知徐渭渭直以意氣文章高視出其上李白蘇軾之流也張太史出渭（太過）于厄與陸與繩盧楠事何異韓文置破簏中數百年歐陽子發之一日復重天下袁中郎得渭文于殘燈敗楮尚不及百年此三者皆快事也渭之狷褊睚眦至殺數卒數僧徼忠于胡公然非山人事胡公敗而渭佯狂數自戕豈其中亦有所不安與晚益猜忌至殺妻幾不免文士披猖至此中郎傳渭獨盛稱其詩渭詩得之中晚

閭沿長吉子瞻以工與趣勝耳至其文章搆意造語眞得太史昌黎之法自歐蘇外鮮有窺其際者謂明一人可也渭生與七子毘陵晉江相値都無交往詩牘見集中者獨駡于鱗一詩爲謝榛出氣耳豈渭視一世空無人意不屑屑抑東海僻遠又諸生賤與其人固難近也信陵君謂趙公子好客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當諸公時失一徐渭殊可惜讀渭文惟恐其盡惟恐其不多詩似不爾

果才高何必托諸公以見

驅瘧鬼文

咨爾瘧鬼爾來前爾固軒后之裔孫而顓頊氏之孽子

也豈不亦神明之胄隤厥悳以遯于江水之濱爾不
惟爾祖是念淫于非類而甘自沒焉惟厲及罔兩之屬
嚚昬肆毒是以有至醜之謚百世不改爾乃與爲耦而
更稱虐何汚而不慙也昔夏后氏光明其悳鑄九牧之
貢金以爲寶鼎者九用寫山川林澤奇邪怪妖之形莫
不畢具使民無逢其災爾于其時滅跡潛景靡所容處
民用以康王悳代衰九鼎淪化人神糅雜載歷辟王日
不遑給靡復有克提挈至寶照于神奸爾丁其會跳躑
呷嚶復用潛出乘民之不若而播之災害實繁有徒終
不刻滅以迄于今日以彌甚爾之必至類信罔避類勇

倏變類智忽去類果假是四類以濟其凶惡是生三辠四民或處燕閒或列肆居或襏襫塗足或貿易遠涉各致其能以相資焉先王之訓也惟爾之來莫不釋所執業抱衿與禍以與爾處廢民之養闕國之經爾之辠一矣貧者藜藿不厭而爲爾召巫與覡陳席鳴鼓具醪及糈爾醉爾飽又爲之針灼湯爇攻其體膚爰耗竭其生資及歲之不時于是有踣而殍者則職爾之由爾之辠二矣凡病中人于其身耳惟爾善變善染家傳戶入此呻彼吟跨邑越國傳不云乎無使滋蔓蔓難圖也爾惡實蔓以滋圖爾者不亦難乎爾之辠三矣爾惟小醜居

其一足以為勠剡緊三皷抑其有甚夫陰陽變化天地之摻權鉅矣爾竊焉如凝如沍如爍如焚凝沍如冬爍焚如夏是大鈞有職而爾敢私奸之也抑天之序猶借移也爾閃倏馳驟忽爾堅氷忽爾赤日挾纊揮汗遑遽靡息爾之虐將無酷于陰陽之烈與帝稔爾積釁且不忍其柄或盜以使將下六丁震霆以搜爾之類俾無遺育爾祖其不克爾庇爾尚悔禍自新乎其屏跡以逐爾水濱之居飲清蘤漣容與遊遨無干人間臯其尚可以逭乎室湫隘不足以游爾乎軀孱羸不足以習爾爾之不徒乎亦將召祝者具桃茢其有明神將帝之威載旄

歟以與爾從事其毋傲

記

東門觀桃花記　　王衡

葢今人多僞爲雅而吾吳尤甚蘭菊幾家置一譜焉次則君竹而友松第而至桃花極矣乃予性獨深愛桃花每春未嘗不游游必徧今年二月之十七日予與汝增約使人往探城四隅問花之所止而之焉具報東門好則步出東門踏菜花行望見一村居小有柳桃可觀則酒醃與蒲席已次第設矣其居在小溪中桃花左右溪約有三四十株其嫩美既又移至吳氏庄庄宅與池相遶畧同前而廣五倍之花頗大且繁中一緋色據水上

者特異長楊數章列池外如偉丈夫衣冠拱手而護少女子于內桃花亦醉面垂垂傍水洗粧不輕見頭額也飲樹下留連久之顧日尚未晡乃復信步尋花其在水濱者牆角橋畔者菜花柳樹叢中者輒灑水施茵曰與爾延客或過之矮簷下及坑塹竈突之間則含酒滿舌噀之曰為汝浣衣席煖更移酒盡復買忘其去城之遂遠也汝增曰夫桃價不堪與牡丹作奴人且以市娼辱之子何好之甚耶笑曰子品花乎品價乎夫價則百十桃者有之然皆如口脂面粉不粘人意刻畫絲繢人能盜天夫桃也遠而嘟之光浮浮然近而即之若有煖暈

焉葢頌桃夭者有夭夭近之灼灼則已下矣擬之于春殆巽如乎陽出雲而得梅桃與梅其得氣獨完故于香味色中具有別韻即刻畫絲繢者巧愈不似似愈不真予舍是而貴夫盆盎拳握之觀何歟且夫天下之貴賤失所久矣餖飣貴而粱肉賤土偶貴而人物賤品題貴而考課賤桃之賤于予無惑也汝增無以對遂泚筆志其語

吳孝子祠堂記

吳孝子者諱璋宮保公父也孝子母陸幼孀而貧選入給事諸王府已隨王之饒孝子弃家求母者二十年暨

得見則母疾已革矣孝子爲刲股活之將至郎三月而卒孝子負骨歸葬是生宮保公吳氏以貴顯富厚者累世世至今歲丙申吳之子孫始謀特爲祠祀孝子屬予爲記予詳次其事而知孝之感果通于天也今夫人介然情欲之感其甚至于齊夢覺一死生然不得其願而死者何限而以史所載孝子之至齧指而動剖肝而活覓鯉鯉至祝堇堇生則何以若是捷哉天道也有天之天離合應違猶水中之日萑葦障之或驗或不驗而人之天以毛髮肉骨相屬離以精神呼吸相召取若燧之于日也豈有感而不應者哉吳孝子事類朱壽昌壽昌

苟以誠則天子未有不得母者

生不識母日昧昧焉望途而索其所不可知其為力難而孝子辛苦丐乞仰鼻息于尊貴璫之手似易而猶難而其卒皆至于得母顧壽昌之母優游祿養者又數年理不宜以溝壑疚而陸母之得出也距其死三日耳片息之視若有所待而留者使孝子猶得以肉代糜以申其一日之養天之祚孝子甚怪而巧不可謂之不幸也蓋昔者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其母四十餘年竟不得徒望祭追號以紓其慕思此豈其力有不足哉天子之意後而匹夫之誠專天固有至有不至也彼其飢寒暴露足繭口乞夢吟囈而覺呻呼徙倚側息於宮墻

[illegible]可感

咫尺之間此其一日足當四十年其可以得毋無感矣今天下太平之日久聖明在宥鰥寡孤獨得所父母子女無生而離析之憂而世多服牛絡馬射功利四方輕去其親而不反顧者比比也豈非人心之天見於迫窮而隱于豐泰歟今吳之子孫方藝榮累富不自謂其門世閥閱而能追惟原本於艱難困阨之時思深哉豈但闡揚先悳而已乎吳之不替也於此覲之矣

古吳沈思元飛仲甫校正